

淵鑑類函





帝王部九帝誕 奇表 帝系 幼智 澤晦 殷憂

帝誕一

**冊**府元龜曰帝王之生必有休應豈非天命所屬歷數斯在警生靈之耳目為天飛之兆朕者乎故神祇幽贊靈物保護冥符夢感昭啓聖跡紛綸雜還觸類而長諒不可談悉矣歷代而下質文斯變緣情之禮隨時而作亦以極臣子之誠顯邦家之慶紀乃誕日崇乎美名由是陳宴享之禮洽魚藻之歡設桑門之饌修福田之事公卿士庶為節物以相遺諸侯牧守奉貢珍而來觀斯亦一時之盛觀百王之所不易者矣 **原**榮氏曰人

皇兄弟九人生於荆馬山身九色 帝王世紀曰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也 **拾遺記**曰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身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又遁甲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 **原**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母曰妊姁有喬氏

之女名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 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雷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又曰少昊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為元龜 河圖曰生白帝朱宣 **休**子曰少昊生於穉華之渚其渚一旦化為陵鬱鬱蔥蔥焉 **原**帝王世紀曰

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生堯 又曰赤帝之精生於

翼合神竊曰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克也 帝王世紀曰陶唐之世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尚書帝命驗曰姚氏墟 星之精而 又曰禹母有莘氏曰志是為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珠薏苡胃坼而生禹 蜀王 曰禹母含珠孕禹坼而生於塗山 開山圖注云女秋暮及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娥氏女簡狄以春分元

鳥至之日祀於高禘有元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生契為殷始祖 列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少妃有娥氏之女 得而吞之 又曰帝高陽氏元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棄之寒冰之上鳥翼覆之又棄之監巷牛羊乳之又棄之平林之上人收養之為周始祖 楚辭注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輶轅之道塗

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 增金樓子曰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

黑龍而成 原春秋元命苞曰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宋均注曰著 帝王世紀曰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浴

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刺曰玉英吞此者王舍始吞之生高祖 地記曰高祖母 靈常息大澤之被夢與神遇時雷

祖高 增漢書曰高祖薄姬夢龍據其胃以告帝帝曰是貴徵也遂生文帝 原漢武內傳曰景帝坐崇方閣上

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人居之改為猗蘭殿後王夫人夢日生武帝 漢武故事曰王皇后納太子宮

得幸有娠夢日入懷 增漢紀曰昭帝十四月而生立堯母門 前漢書曰孝成帝母王皇后生帝於甲觀畫

堂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父欽令濟陽有武帝行宮上將生欽開後殿居之時有赤光之異室中盡明 搜神

記曰初孫堅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

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增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

蓋覆其上 原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囊如始刈 增宋符瑞志曰武帝

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於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奴皇妣既殂養於舅氏

改為寄奴焉 北魏紀曰道武母賀氏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欒然

有感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

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 又曰宣武母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

而有娠生帝於平城宮 南史曰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 又曰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

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

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南史紀曰梁孝元帝母阮修容在采女次侍始塞戶幔

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夢月隨其懷中遂孕生帝時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 隋紀曰高祖

母呂氏生高祖於馮翼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

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

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唐紀曰高祖生於長安是日紫氣充庭神光照室 又曰太宗在孕而語聲達於外

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有慶雲見彌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門外水中經三日乃冲天

而去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臟腑感傷詩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何以劬勞之日更為燕樂乎 唐實錄曰明皇帝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

七年丞相源乾曜張說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

鶉五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

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邨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

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帝手詔報曰當朕生辰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為美事依

卿來請宣付所司帝誕日為今節自此始 舊唐書曰明皇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

者不欲告多息庸恐禍及此婦人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醱然似寐夢神人覆鼎如是

者三太子異之以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后果生肅宗即位後號天成地平節 柳氏舊聞曰肅宗

吳皇后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二年明皇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

后在籍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

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沒而入腹痛殆不可忍肅宗驗之於燈下若有縱而赤

者存焉遂生代宗 冊府元龜曰代宗生於東都上陽宮之別殿明皇幸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明

皇即日還宮是夜帝降誕 唐實錄曰穆宗七月六日降誕尚書左丞韋綬請誕日百官詣光順閣先賀皇太

后然後上皇帝壽書之史冊光示萬古帝欣然納焉其後竟以降誕受賀禮無所據罷之 又曰文宗朝中書

門下奏云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為河清之祥夫四時成歲百穀成實必在首冬用成神

化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是日於宮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

歲壽州府置宴一日上悅從之 宋受命錄曰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初太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孕生之夕

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為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

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為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

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為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

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為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

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閣巷間有異香 又曰宋仁宗母李氏  
 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明年生仁宗仁宗幼年每穿履屨即亟令脫去嘗徒步禁中皆呼  
 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元符宮石刻曰真宗嘗遣左瑞詣茅山祈嗣遇王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於  
 宋朝瑞問王真人本是何人曰古燧人氏章懿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及仁  
 宗生宮中火光燭天始行步嘗持槐木簡以箸鑽之真宗問何用曰試鑽火爾帝頓謂妃曰異人之言信不虛  
 矣 宋史事實曰英宗濶王允讓子也生於宣平坊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室中初王夢兩龍與日竝睛以衣  
 承之復戲於室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後仁宗立為皇子 又曰神宗生於濶王宮羣鼠吐五色氣  
 成雲 武夷志曰當神宗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指武夷君像曰歲在戊子降為人主又指魏  
 王像曰三十有八載當繼世御極撫平四海後其語皆驗 方輿勝覽曰宋建守陳覺民過武夷山詩升真洞  
 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真宗神宗哲宗皆武夷仙真應世故有三  
 朝德業之句 湖海新聞曰韋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  
 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 宋史事實曰孝宗太祖七世孫也父秀王母張氏夢府君擁一赤羊來遣之曰以  
 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生於秀州杉青牖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遼史曰太祖母蕭氏夢日墮  
 懷中有娠及生太祖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 名山藏曰當皇妣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  
 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太祖於土地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里 又曰明宣宗始生之夕成  
 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

帝誕二

華渚 姚墟 華渚少昊所生 赤龍 元鳥 赤龍堯之瑞 流星 乙日 流星禹之瑞 星精 日角 星

湯之瑞 日角漢高祖 丹陵 若水 元長 曲水 丹陵 顛頊 若水 五麟 七鳳 元武 生 赤光 照室 鶴

算 山呼 唐昭宗誕日表曰年 社鳴 河清 運命論曰里社鳴而聖 雷繞樞 星貫月 星貫月 星貫月 星貫月

日入懷 龍盤棟 漢武帝之瑞 以上俱詳宋誕一 獻金鏡 賜錦袍 唐開元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

怡和 王者興 聖人出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錫子曰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倚蘭殿 堯母門 漢武

倚蘭殿 堯母 鉤弋宮 尚冠里 漢昭帝生於鉤弋宮 漢元帝 麟德講經 曲江賜宴 唐德宗貞元十

門道士於麟德殿升坐講論三教初如才疏森然相向俱類 神光 紫氣 神光宋武帝之瑞 雲芝葉茂 晉蒲花生梁武帝時詳見

江河同歸於海帝大慨 唐文宗八年度成 賜宴於曲江 立 靈芝 漢高祖之瑞詳帝誕一 紫氣 異香

經宿 五緯聚奎 宋太祖生異香經宿不散 宋乾德五 曹蒲花生 晉蒲花生梁武帝時詳見

後仁宗享國四十二年 玉雞 金龍 宋英宗之瑞俱詳帝誕一 獻千秋鏡 奏無逸篇 唐書張九齡於

奉龜十章名千秋金鏡錄 宋 九龍浴聖 五緯聯光 九龍浴聖唐明皇千秋節末 列山神井 南頓嘉

高宗天中節張俊奏無逸篇 玉斗儲算 金篋賜齡 樞紐薦符 句芒錫爵 玉海上見 帝王有真瑞應流虹之始 天地開泰慶

逢彌月之良 得位得名得壽坐鎮皇圖 如岡如阜如山增縣神算 紫微為天子居但勤端拱 華封祝

聖人壽更願多男 雲闕觚稜徒切瞻天之想 露囊金鑑益殫報上之誠 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

聖神間世適符五百歲之期 奉玉卮之壽常拜手於周行 上金鑑之書第馳心於魏闕 當嵩岳三呼之

旦 歌周王萬壽之詩 曉望五雲之彩共拊舞於西清 夜瞻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五百里侯五百

里甸正切葵傾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第勤椿祝 以上俱出 翰院新書

帝誕三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不圻不副無災無害 生此文王 篤生武王 履帝武

敏歆 以上並 毛詩 生於翼下 產於良辰 履大人跡 履人氏 又履 白氣貫月 湯 姚氏從華感樞 注曰從生也

極星而 生重華 修己感流星 禹 感蛇而生 女登感神 炎 黃雲覆蓋 堯詳 雷電晦冥 漢高 修己吞神珠 禹

舍始吞赤珠 漢高 元鳥銜卵 契 二十月生黃帝 十四月堯帝生 赤光照室 青雲如蓋 魏文 夜

有赤光 光 生有神光 宋武 黃帝生壽丘 顓頊生若水 庖犧生成紀 夏后生塗山 文王生岐山

武王生元氏 神農生石穴 帝堯生石乳 禹生石紐 啓生硯石 嘉禾九穗 光 藁草成禾 鳳皇來

集 武 甘露降樹 宋武帝以上 抱日 梁武 紫胞 梁考 承露囊 唐明 神覆藥鼎 唐肅

胞如菡萏 宋太祖 赤脚仙人 宋仁宗以上 諸道獻珍 唐代宗永泰二年誕詳日諸帝 三世丁年 宋高宗

帝王部 帝誕

宋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  
楊誠齋詩曰誕辰三世總丁年  
藏曰明太祖初生水  
浮紅羅至遂取為衣

光明耀腹元史曰元始祖母曰阿蘭髮有光明耀腹一乳  
三子季曰李瑞又見其後子孫皆盛道有天下

水浮紅羅名山

### 帝誕四

**表**唐獨孤及肅宗天長節進鏡表曰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進二鏡

一獻聖皇一獻陛下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御天騁飛龍於國步故以金龍飾鏡以表

聖德伏冀纖塵莫翳朗鑒常懸挂仙臺如日之升含萬物無私不照唐文宗慶成節表曰帝王有必著之祥

神靈無虛應之兆所以電繞樞極氣感虹流元鳥祥商赤光啓漢考驗今古章焯圖書伏惟陛下馭三統之元

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為河清之祥元律應期乾宮以之定位開冬戒節水德表其靈長道若合符事光載

籍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積嘉祚於元命慶延洪於昌期上表中興之耿光次復開元之盛典昭宗嘉會

節賀表曰臣聞聖人受命天必降其殊靈王者應生國必蒙其介祉故華渚有流虹之異元樞呈大電之祥而

皆近感神明遠符乾象叶千年而啓運契六合以居尊伏惟陛下德邁方圓道融三五因社鳴而正位逢井聚

以樂推值清明馭氣之時當仁壽悅隨之始固可同年鶴算比歲山呼永符垂拱之風長保後天之慶後唐

李愚天帝清泰元年誕降日表曰改朔體元固聖主之能事良辰嘉會亦化俗之大端蓋周人有合宴之儀漢

代有賜酺之律所以詠歌皇德啓迪人情至若泛菊高臺遂號重陽之節流杯曲水永為上巳之遊在昔偶行

於今不改豈足比君臨四海運應千年畫瓊圖而敬授民時秉玉燭而節宣和氣身為律度德合乾坤仰惟樞

電之祥最是寰區之樂願從人欲特創節名伏惟陛下動遵典法克叶祖宗方今玉燭高懸瓊樞廣運告成功

於朝社正大禮於宮闈是以舞千率服於三苗班瑞雍熙於萬國今獻歲元正之月是荷蘭降聖之辰梅花暎

雪於上林椒酒迎春於祕殿江邊野老願鑿輅之時巡陌上遊童醉竟尊而獻祝謂於是月特舉節名副與人

共樂之言致率土交歡之美馮道晉少帝啓聖節表曰大電繞樞哲后繼義農之運五星聚井真人啓文景  
之基昌圖允洽於千年嘉號宜光於載誕不有稱述曷顯休明伏惟陛下玉律調元金華啓旦上帝錫九齡之  
夢道人聞下武之詩德洽無為民知有慶當大雨時行之日乃常星不見之辰將歡寓縣之心竊效華封之祝

請以六月二十七日爲啓聖節著於甲令告彼萬方使地角天涯望南山而祝壽九州四海仰北極以傾心誠  
乘致主之功輒敢稱君之美 後漢隱帝嘉慶節表曰色變長瀾肇皇靈之寶構光流華渚開聖緒於瑤圖莫  
不慶洽同文光昭大衆刻玉波汭於鳳紀鳴金颺振於洪猷所以灑氣凝空編爲令典神光燭夜允叶昌期伏  
惟陛下守位以仁繼明以德化敷有感慶洽無疆當九龍浴聖之辰是五緯聯光之夕凡蒙地載共戴天長  
周世宗天清節表曰壽丘降跡爰符出震之期里社應祥式契承乾之運頃觀舊史抑有彝章幸當載誕之辰  
仰奉延洪之號陛下道超九聖祚啓千齡紹文武之耿光比成周之迪哲自登大寶益顯聖功運龍輅而親御  
戎車仗金鉞而立平寇賊破幽并之妖孽救澤潞之生靈觀兵而直抵晉陽奮武而遠臨代北飲至纒逾於旬  
日覃恩已被於八方四塞關山漸息煙塵之警萬邦臣妾咸登仁壽之鄉今則候屬澄河時當降聖是甲觀懸  
弧之日乃銅律禦戶之時鰈水鵝林望堯雲而獻祝桓圭穀璧趨禹會以駿奔叨遇休明俱塵祿位荷君父巍  
巍之德伸臣子縷縷之誠祇肅典謨尊奉宸極請以九月二十四日爲天清節所冀金相玉振貞寶曆以彌新  
地久天長煥青編而不朽 宋周必大賀天申節表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  
欣夙戴之期伏惟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欣樞電之呈祥舉華夷而賴  
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爲方成純於萬歲臣猥司外闕阻造近班使富使壽而多  
男願上堯封之祝宜人宜民而受祿戴賡周雅之章 宋趙汝談瑞慶節賀表曰社鼓斗樞赫聖朝之誕節川  
珍嶽貢溱良月以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伏惟陛下凝旒思道羣服圖功恢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順附  
殫小心於事帝而否數轉爲嘉祥率土謳歌望雲祈戴願臨九皇之軌歲稱萬壽之觴臣屬在外司阻班庭賀  
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通表銀臺遠有韶鈞之夢 朱熹賀聖節表曰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  
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  
接黃帝推英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驚忤千官班阻趨  
於文石蒿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宋史文昌賀聖節表曰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聖神間世適符五百  
歲之期謫佳氣於乾坤溢歡聲於朝野恭惟陛下河清應運電繞降祥勤儉本於性資忠厚循乎家法福全洪

範符周后之歷年英受泰元邁漢家之永世與天齊久如日方升臣職守藩符籍通禁彙曉望五雲之彩阻班  
賀於西清夜占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方岳賀聖節表曰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  
神英星樞明潤海宇清夷恭惟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  
無逸祥開甲觀春在寅階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欣歲紀 危異齋賀  
瑞慶聖節表曰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山河而輝映臣工抃舞海表謹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  
化行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申初度之辰克全堯舜之聰明相傳一道將復文武之境土紹開中興臣再拜皇  
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於蓬萊萬歲聲傳祝實同於嵩岳 李劉賀天基節表曰正月始和觀象越二  
三之日皇天眷命飛龍乘九五之時百祿是宜四方來賀恭惟皇帝聰明淵懿篤實光輝體乾之元首庶物而  
寧萬國乘震以出轉一氣而開八荒瑞宿應於虹流曆誕增於鳳紀臣仰瞻北極遙頌南山蜀道青天身況居  
於蜀徼華陽黑水祝請效於華封 李梅亭賀天基節表曰虞帝生於甲子衍鼎盛之春秋周伯見於丙丁麗  
離明之日月倣開鎬宴肇聽嵩呼恭惟陛下聖武神文剛健篤實五百慶千秋之節博觀金鑑之篇三朝受四  
海之圖始御五觴之享混九州而共貫斂五福以誕敷臣將指雪邊傾心日表祠雞蜀道粗知蜀父老之情歸  
馬華山尤切華封人之祝 方烏山賀天基節表曰龍尾伏辰當良月肅清霜之候虹祥流渚適真人下丹極  
之期鼎祥山安衢謠海溢恭惟陛下澤覃萬宇統接千齡納物象於熙和含生豐泰成治功於易簡取法乾坤  
日升月常風行雷動寅畏自度於昭享國之祥靜樂難名益見爲仁之壽臣拱瞻極北留繫周南豹尾雲垂第  
馳神於漢殿虎鼻霞泛等祝算於華封 元李之紹賀聖節表曰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  
之貞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恭惟陛下聰明稽古孝友根心丕顯文謨瑞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  
中揆震宿之昌辰卜豐穰於今歲璇璣肇紀玉斗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遙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月之詩者  
定武功願上萬年之雅 鄧文原賀聖節表曰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觚稜瑞靄  
閭闔臚傳恭惟陛下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  
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



之壽虔祝華嵩虞集賀聖節表曰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緝儀游舉治象更新  
恭惟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  
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戴衣裳之治明表煒賀萬壽節表曰  
皇天昭特眷開貞元妙合之昌期聖主握靈圖會曆象希逢之奇數際中秋而臻誕節適同日而遇景躡應聖  
神永命之符洽臣庶齊天之祝恭惟皇上心涵太始道貫重元以日月爲光以雨露爲澤以雷霆爲威二儀總  
歸於闔闢以陰陽爲瑞以四時爲柄以星辰爲紀萬化咸屬於網維敬授人時順五行而調六氣欽若天道齊  
七政以敘九功甘雨屢祈而應祈靈貺昭乎於夏序太陽當食而不食麻祥疊現於朝辰信至德卓冠於無倫  
斯元機聿彰於曠世茲者律諧南呂瑞啓上旬屆震夙之期協休徵之旦歲在酉而月亦在酉候正金衛誕輪  
丁而度亦輪丁光聯玉緯電虹煥彩清秋耀毓聖之祥木火通明紫極注常生之照雖巧曆莫窮其祕實上帝  
默運其樞自生民以來未有妙於今日惟聖人首出獨能合乎先天是造化千百年之積久儲而始發我皇上  
億萬載之紀不占而有乎矣臣等叨列九曹惟逢二慶仰誕辰之創見知遐齡配二極以長存瞻景度之非常  
卜聖算後三光而難老集衣冠於萬國共稱北斗之觴率拜舞於千官永獻南山之頌伏願佩珍符而久視御  
玉曆以常安格太清莫太寧丕顯太平於有象敏萬福享萬祿彌昌萬壽於無疆

**贊頌**唐于邵降誕頌序曰皇唐八葉之中興提天綱披寶圖臨八紘俯萬物垂鴻儲休粵十有七年元冬陽月

旬外三日天子居北堂左个受厥初之慶自予弼暨羣官丞令咸歸休澣則歌康衢樂壽域者具百姓之歡心  
乃有司諫掌綸之臣當右掖分宵之直望闔闔沐熏風齋心以虔稽首獻頌其詞曰甲光畫堂繞樞神光十月  
良月降生我皇焜殊祥兮纘武繼文時惟聖輟格苗戡黎爲天下君望如雲兮蒼蒼海隅達我天衢七戎蠢狄  
西殲北徂外無虞兮白翟遐通嘉禾薦豐兩樹連理五雲飛空歸大同兮金闕峨峨清晨伊何萬國筐篚千門  
詠歌歆太和兮舜膳以甘堯尊以酎誕彌之朔旬而有三湛恩覃兮南山於前北辰於天臣某獻壽維億萬年  
象帝先兮

**增詩**唐明皇千秋節詩曰蘭殿千秋節稱名萬歲鴈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祥玉宇開花萼宮懸度會昌末冠

白鷺下帶暮翠雲長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綬鏡露綴綵絲靈處處祠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  
事小獲萬人康 張說奉和千秋節詩曰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人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辰海縣銜恩久朝  
章獻壽新高車帝座出夾道眾官陳纓仗洗晴景磬管凝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鏡抱遷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  
報神重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張說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詩曰仲秋金帝起五日玉行昭瑞表壬寅露  
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王維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曰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閭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廷曙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禮神編  
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禹臣匝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珍 王維獻壽詞曰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階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劉兼長春節詩曰聖朝佳節遇長  
春跪捧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滿芳  
檻和風遲日在蘭蓀 元王惲萬壽節出左掖門詩曰禁漏穿花夜已央宮槐籠曉色蒼蒼殷勤一點東華日  
先到紅鸞扇影光 隔夜端門分版位平明簪笏列鸚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羯鼓聲高吹  
管清九天合作鳳鸞鳴侍儀贊鳴三成後磬折齊呼萬壽聲 花映巖廊近紫宸宮官行酒過三巡共攜滿袖  
香煙出散作都城十日春 對品分班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溼建章 明高  
啓聖壽節早朝詩曰天啓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御柳垂閭闔仙桃駿建章遠人陳貢  
篚近侍浥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萬歲觴小臣歌拜手堯日正舒長 于慎行萬壽聖節賜白金文幣及錢金  
萬壽福祿篆字銀書黃朱靈符等物紀恩詩曰華渚祥開禁鑿天恩光每覺近臣偏函加白辟來天上錦散紅  
雲出日邊裁就靈符華舜旦鑄成寶畫記堯年銜恩効祝慙無補金鑑先時獻御筵

**致語**明費宏萬壽聖節致語曰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爲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高張  
於鶴宴共遙聽於嵩呼海宇均歡神人胥悅恭惟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挺生有電繞虹流之瑞受天  
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運際豐亨年方鼎盛誕敷聖德舞千羽者兩階盡撫周邦執玉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  
節蓋當極治之時郁郁祥雲常盤旋於紫禁蔥蔥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開錦繡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

管頻催萬壽之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敘箕疇之五福應華祝之三多純佑益隆縣延不替家家戶戶喜壽域之弘開歲歲年年保聖躬之康泰

奇表一

**原**河圖曰蒼帝望之大視之博白帝望之明視之義 又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帝王

世紀曰庖犧氏蛇身人首有聖德 王廷壽魯靈光殿賦曰伏義蛇身女媧蛇身 **增**拾遺記曰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

頰垂委地 **原**帝王世紀曰帝女媧氏風姓也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 又曰神農氏人身牛首 春秋命歷紀曰有神人名

石年著色大眉戴玉理 又曰黃帝龍顏 又曰帝顓頊首戴干戈 又曰帝嚳母不覺而生駢齒有聖德 春秋

元命苞曰帝嚳戴干是謂 又曰堯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

清明宋均注曰干盾也 又曰堯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

銳上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 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采是謂通明 又曰舜目重瞳故名重華

春秋元命苞曰舜重瞳子 是為滋涼光也注滋涼有滋液之潤且清涼光明而多見 考堯舜神契曰舜龍顏

重瞳大口手握象注重瞳象電多精光也大口象斗屋口也握象手中有象字喻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大祥也

日者也惟讀鐘德鐘子輕重者也握石樵知璇璣之道也懷神珠喻聖智也 又曰伯禹虎鼻大口兩耳參漏

首戴鈞鈐臂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 洛書曰有人出石夷裡地代歲成鈐懷玉斗

子如北斗 尸子曰禹長頭鳥喙面 又曰成湯豐下銳上哲而有顛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 春秋元命

是謂神肘 洛書黑帝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酒者乳也能乳天 又曰文王昌龍

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酒者乳也能乳天 又曰文王昌龍

顏虎肩身長十尺臂有四乳 春秋合誠圖曰若帝之為人望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宋均注曰

重齒以為表 **增**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祆曰周其有顛王亦克能修其職至於靈王生

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原**河圖提劉曰帝季日角戴勝斗臂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

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含仁義 史 漢書曰昭帝諱弗陵武帝子也母趙婕妤仔本以有奇異

記曰為人體準而龍顏美鬚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漢書曰昭帝諱弗陵武帝子也母趙婕妤仔本以有奇異

得幸及生帝亦奇異 又曰宣帝足下有毛居臥數有光耀 東觀漢記曰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着身長

七尺三寸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

顛曰吳季子 **增**魏書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原**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

帝王部 奇表

玳加錫命玳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薨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相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

晉書曰宣帝有狼額之相魏武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原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譙國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

書曰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文帝欲以弟攸爲嗣何曾等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乃超世之才疑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後魏書曰道武帝自有光曜廣額大耳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頰髮長委

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 南史紀曰梁武帝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垂岳虎

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暎日無影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兒時能蹈空而行 隋書曰文帝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人間人開皇三年

陳遣使來聘陳主知帝之貌異常令使潛畫帝相而歸 唐書曰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隋上食

奉御郭道弘善相言曰天中伏犀下接如層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舊唐書曰高祖之在岐州太宗時年

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

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以世民命名 唐書曰肅宗爲忠王時張說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

英姿秀發奇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後唐書曰莊宗爲嬰兒體貌奇特年十一入觀獻捷唐昭宗

一見駭異之曰兒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勿忘忠孝於子家 又曰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

初在藩時洛陽市人王安善相見之曰形如毗沙門天王非常人也 後漢書曰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

光 後周書曰太祖頂上有肉角 通鑑曰宋太祖容貌雄偉 天中記曰宋真宗左足指有文成天字 遼

史曰太祖豐上銳下目光射人 金世祖紀曰世宗鬚頰長過其腹曾間有七子如北斗形 名山藏曰明太

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 又曰明憲宗廣額豐頤方面大耳目睛如漆光彩射人

奇表二

奇表二

**原** 虞義連珠 神農戴玉命序 伏義龍狀 重華日衡 戴天履陰 豐下鈞上湯 帝譽戴于

唐堯荷勝 堯眉八采 舜目重瞳 握袞履已 帝堯鳥庭 大禹虎鼻 紫額 白毫

上孫權 額項重脅 帝譽駢齒 禹耳三漏 湯臂四肘 日角 斗胃 **原** 隋文帝五柱入頂

唐高祖伏犀接眉 金世宗冒羅北斗 明太祖聲若洪鐘 奇表一

奇表三

**原** 太昊蛇形人首 鬚垂委地 伏義 太帝人身牛首 懷玉柄 戴玉英 神農大者 命序 額項駢幹

堯長十尺 子孔叢 履翼 堯 鬚長七尺 堯 舜長六尺 帝王 帝舜斗口 捷神 湯長九尺 倨身揚聲

周文望羊 周文長八尺三寸 虎肩 鳥鼻 陰準 四乳 俱文 武王駢齒 命苞 元 長頸鳥喙 越

長目鳥喙 秦始皇口 高祖長七尺八寸 龜背龍股 美鬚額 無如季相 足下有毛

漢宣 生而有駘 容貌莊麗 帝 手文握兵 垂手下膝 立髮垂地 帝 睇盼燁如 毛骨非

常 體貌環異 武太 風格異常 帝 文成 襁褓岐嶷 文 **原** 龍行虎步 祖 **原** 舌文八字 帝

暎日無影 帝 黑子如龍 後祖 風骨不恒 祖 手有王字 祖 日角龍庭 紫誌如龍 三乳 俱

儀軌偉麗 唐明 形如天王 後帝 眼睛多白 俱 體如三歲兒 生 項有異骨

名山藏曰明太祖為吳王時夢人 龍犀 辨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 不世之姿 論 天姿玉裕 文選宴宣

帝系一

**原** 冊府元龜曰夫結繩之初樸略茫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辨姓授氏可得而記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鴻之

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發祥若

乃后稷播植周室於是隆興唐堯文思漢緒由其增盛蓋瓜瓞之相屬故羅圖而有融魏晉以還方冊可考罔

不編籍先烈誕啓不圖若乃積累之懿傳繼之盛蓋由德有厚薄源有淺深憑舊烈者蕃衍無世資者衰替今

並考舊史披帝錄詳究厥終率用論次俾有條而不紊庶百世而可知矣 **原** 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黃帝之

曾孫也父曰蟠極蟠極父曰元嚳元嚳父曰黃帝自元嚳與蟠極不得在位 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

帝王部 奇表 帝系

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曰握登生舜增冊府元龜曰大禹妣姓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顓頊之孫也原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葉而興賈逵注曰元王謂契湯之祖增冊府元龜曰周姬姓其先后稷名

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原帝王世紀曰秦嬴姓也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為伯至昭襄王

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為始皇 又曰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

生執嘉即太上皇也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

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增魏志曰太祖姓曹名

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祖騰漢桓帝時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

末高生太祖曹魏傳云高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

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 吳志曰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

達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出守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

休父周宣王時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漢楚間司馬昂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陰王都河內漢

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帝即

防之第二子也 齊書曰太祖諱道成漢相何之二十四世孫也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郡子孫遂家焉

梁書曰高祖諱行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與佐命封臨湘侯 陳書

曰高祖諱霸先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元孫準晉太尉準生臣臣生達永嘉南遷歷

官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 北魏書曰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事或外分荒服昌意

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逐女魃

於弱水北帝舜命為田祖爰歷三代以及於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帝諱屯立統國

三十六大姓九十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歷十三傳至聖武帝諱詰汾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歛見輻輳自天而

下有美婦人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後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所遊處果復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後周書曰太祖姓宇文氏諱泰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鳥蒐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其後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組有文曰皇帝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焉 隋書曰高祖姓楊氏諱堅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太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 唐書曰高祖姓李氏諱淵其先出自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咎繇其子孫歷虞夏代爲理官遂爲理氏殷末有理徵者以直道獲罪於紂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李實得全又改爲李氏周時有李重耳字伯陽爲柱下史道家稱老君秦將李信即其後也信曾孫廣爲漢將廣十六葉孫高爲涼武昭王高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鎮武川遂家焉熙生天錫天錫生虎佐周有功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仁仁生高祖 唐鑑曰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姓石氏本衛大夫碭之後至漢膏自河內徙家長安與子慶等德位俱盛時號萬石君漢衰關輔亂子孫西徙有居甘州者四代祖環仕唐爲朔州刺史三代祖郴祖昱任振武防禦使考紹雍仕後唐官至洺州刺史 後周總論曰郭威自以爲周室之裔魏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曰周 通鑑曰宋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挺唐御史中丞挺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空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 遼史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 金史曰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 元史曰太祖蒙古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名山藏曰明太祖姓朱其先句容人皇祖始渡淮家泗皇考徙鍾離皇妣陳生四子帝季也

帝系二

**原** 絲絲瓜脰 本支百世 帝作邦作對並請 **增** 施於孫子 世有哲王 繩其祖武 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並請 **原** 后稷勤周 后稷始基 纂堯之緒 出自唐帝漢 三世舉孝廉魏 **增** 聯珠寶系 海浸昌

源唐徐彥伯中宗泉細文曰少典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 累業吳都賦曰 後葉羽獵賦曰又恐後葉復修前好 寶冑 奕世重光魏會微

幼智一

**原**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代神農氏 **增**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

冠二十二而登帝位 **原** 又曰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爰 漢書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增** 通鑑曰漢昭帝時上官桀父子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誣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

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俊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

光間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

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

復言 漢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為東海公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

簡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後諸部各遣使上奏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不肯服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以言

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耳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果

如帝言 **原** 蜀志曰先主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宗兒戲曰吾當乘此羽葆蓋車

幼童傳曰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

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帝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唐書曰明皇初封楚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



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訶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奇之 冊府元龜曰  
唐憲宗六七歲時為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祗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  
遼史曰太祖初生即能匍匐 又曰太祖雖髫髻言及世務時伯文當國有疑輒咨焉 名山藏曰明宣宗  
數歲試之事輒刺洩稱旨成祖愛之讀書一目數行盡委皆舉

幼智二

**原**生而能言黃帝 生而言名帝 產而能書隨巢子 幼總百神黃帝 幼而聰達章帝 幼克大事漢和帝 茂質紀  
淑觀 岐嶷之姿 問南頓何在林 答長安近日晉明帝 八歲能屬文魏文帝 是書詐也漢昭帝 名理不減  
晉孝武帝 幼而英悟周世宗 有成人之量晉書曰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 十歲能詩宗

潛晦一

**原**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漁其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  
窳舜往陶其年而器以牢 **通鑑**曰秦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

碭山澤間 **原**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

生皇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郡吉為廷尉監治巫

蠱憐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至

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赦 東觀漢記曰光武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

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難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

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通鑑**曰煬帝以李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

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通鑑**

曰唐高祖初發晉陽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勦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笑曰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是更生一敵也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乃

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淵蓋願也 卷四十八 帝王部 幼智 潛晦

願早廢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通鑑曰唐太宗謂于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 通鑑曰唐憲宗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及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沒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怡後更名悅 即唐宣宗 名山藏曰太祖幼孤無依託身皇覺寺爲僧居兩月歲荒僧散太祖游食江淮金斗光息間至潁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夜陷胡麻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

潛晦二

**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周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易 以懿文德 易 **增**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易 遵養時晦 詩 退藏於密 易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原**舜居深山與鹿豕遊 孟 隱於芒碭

史 尤樂杜鄠 雷雨不迷 舜 上有黑雲 告歸之田 漢 告歸鄉里 躬耕白水 光 講學長安 習讀

書傳 秋冬弋獵 歸於頓丘 餽驢給費 爲縣送徒 爲春陵訟租 爲泗上亭長 漢 爲洛北簿尉

一年成聚 三年成都 **增**隱德 唐宣帝詳 潛晦一 多務韜晦 通鑑周世宗在 淮右布衣 明太祖曰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爲衆所推

殷憂

**原**帝王世紀曰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

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 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旣而執諸塞庫

季歷困而死因謂太丁殺季 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悒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帝王世

紀曰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爲西伯紂旣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

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琴操曰文王備修道德

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

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

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

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莢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混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窞由其言兮邁我四人憂勤勤兮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嚴憚之若芒茨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 晉中興書曰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微者四散中宗因得脫 晉陽秋曰簡文帝雖登阼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樹思患預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霑衣漣如相續 通鑑曰唐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又曰後唐廢帝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 又曰宋太祖一朝罷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問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間乘使誤沒一事故不樂耳 又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兢業守成恒憂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固非卿等所知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禍敗隨之 又曰建文時成祖為燕王齊泰黃子澄等日夜謀防燕因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為北平都指揮監燕燕王佯狂為澀舌稱病甚昺貴入問燕王病王重裘擁爐見之猶顛

### 殷憂三

**原履重剛 蒙大難 果行育德 安不忘危 履虎尾** 俱易經 **增涉春冰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慄慄**

**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沐惕惟厲 中夜以興** 俱書經 **明王三懼**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

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原或多難以固邦國 或殷憂以啓聖明 憂而不困 或憂而光 繫夏臺** 湯 **囚羸里王**

執於塞庫王 羈於玉門文王俱詳 丙吉乳養漢宣帝詳 張賀供給 智勇俱困 亡失家屬漢高

持滿外向 銚期奮戟 稱漢使者漢高 馳入韓信辟漢高 稱使者入傳舍 以冰飲水 對竈炙衣光

蕪蔓豆粥 溲沔麥飯光 平城為匈奴所圍漢高 河陽為津吏所止晉中 丁公接兵漢高 曹洪投

馬魏武 乘馬得脫典 泣而升車晉中 **增** 芒茨在背漢宣帝詳 毛髮灑淅通鑑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

者非太尉耶每頓 乘驢車宋太宗與遼戰帝 夜不安枕明太祖謂羣臣曰念天下之廣 重裘擁爐明成

我使我毛髮灑淅 大敗乘驢車走免 生民之多憂懸於心夜不安枕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帝王部十 登庸 祥瑞 福祿 應運

登庸一

**原**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 又曰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

登帝位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石處空桑乃登帝位 又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 又曰帝

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 尚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績三載汝陟帝位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

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媼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尚書大禹謨

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從舜初授帝政事奉行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

之於天子之座右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

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史記曰高祖與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為皇帝 又曰

孝文皇帝初立為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

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

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

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漢書曰霍光廢昌邑王賀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

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為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晉中興書曰愍帝為

劉劭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更

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兇弑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 晉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文皇帝武德元年封秦王九年立為太子高祖手詔司空襄寂等曰

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聞奏太宗沖讓不敢奉詔朝於西宮面奏曰堯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事然親攬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四海始有十載臣望陛下遵堯舜之道以百姓為心高祖曰吾思此事已熟懷之已久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以從物若乃飾仁義務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疲形以行賞罰此矯情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吾今方以道攝生養性故脫屣於汝豈可嬰吾以負重哉太宗固讓弗許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 又曰唐睿宗延和元年彗星從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數日乃滅睿宗以為

革舊布新之象冊太子為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為太上皇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五日一朝於上皇太極殿 唐明皇 又曰唐肅宗明皇帝第三子開元二十六

年立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犯長安明皇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明皇遲留久之乃命皇太子殿後宣諭百姓百姓因請皇太子留高力士馳告明皇明皇曰是天啓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廠馬與東宮內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善輔導之太子既至靈武羣臣請遵馬嵬傳言之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 通鑑曰周恭帝元年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

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黎明軍士環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

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

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隊而行入仁和門秋毫無犯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 金史太祖本紀曰元年正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

為號取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金太

宗本紀曰太祖崩羣臣因請太宗正帝位不許諸弟以赭袍被體實憂懷中遂即帝位 元史曰太祖建九旅  
白旗即位於斡灘河之源 名山藏曰明太祖為吳王時元年十二月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因請固却之明  
日又請許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於新宮曰天命真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於豪傑惟帝  
錫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迴二萬里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是用以明年正  
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又曰明成祖兵入金  
川門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乃謁孝陵歎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  
軍卒者老萬眾夾道拜頌歡呼稱萬歲遂即位

登庸二

**撫運** 乘時 唐舊禮制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 御天 立極 上見乘時注 詩經 嗣器 傳歸 宋太宗  
曰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也 宋英宗即位制曰 凝旒 執契 門 老子曰聖人執左契 唐太宗詩  
庶民之生置君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 履至尊 登大寶 賈誼過秦論曰  
執契 靈圖 寶業 也 謝朓齊后哀冊文曰家珍寶業身嗣昌輝

合 易經 聖人 步帝位 總朕師 舜典曰汝陟帝位 大禹 承天心 正王位 前漢谷永傳曰明王即位  
之大寶曰位 漢汗其大號漢王居 一民心 承天曆 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 御籬圖 傳芝  
易漢卦曰漢汗其大號漢王居 一民心 承天曆 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 御籬圖 傳芝

無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執大象 張寶圖 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 御籬圖 傳芝  
重 唐徐彥佐中宗哀冊文 執大象 張寶圖 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 御籬圖 傳芝

侯 尊為天子 侯大宗立馬 第曰自登山而會諸 有王者符 踐天子位 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孟  
子曰踐天 終陟元后 俾作神主 虞書帝曰禹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 順天應人 膺期撫運 易革  
子位焉 現上書曰陛下膺受命之期 晉元帝紀 劉 正位凝命 握紀御符 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啓聖 李百藥

雲龍風虎 朝覲謳歌 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覩 孟子曰朝覲 聰明嗣位 曆數在  
躬 虞舜側微克聞其聰明特使嗣位 惟皇得一 承帝嗣武 皇宗冊文 法五始之要 垂萬世之基 王業  
春秋法五始之要註曰五始者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 推五運而陟崇高 步三微而膺曆數 李嶷上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文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副道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籬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屨以當陽 御六

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效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 薦之天暴之民蓋非人力 襲其爵行其道實本心傳以上

俱出翰星輝海潤方肇落於青宮 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宋張千湖賀天佑而作之君啓堯舜之相英宗登極表

授 父有而傳之子續文武之重光 當龍飛之會幸親逢六位之乘 伸虎拜之恭願永享萬年之壽以上

新書

登庸三

**原**或躍在淵易 歷試諸艱 任之百官以觀其外舜 敷于四海禹 推為盟主 都督陝東 君子經綸

天地革命 肇基王迹 王化之基 承百王之弊 大統未集 開建大業 自亂入靜 撥亂反正

功業見乎變 有事而後可大 威光大成 生民造化 誕受多方 克鄴西土 克開厥後 受天之命

無立錐之地 無十戶之聚 不階尺土之資 不階一民之柄 起於三河興於七十尚書 湯里七十

春秋孔 演圖 **御**端拱垂裳 昭哉嗣服詩下 嗣無疆大曆服書大 飛龍在天易乾 聖人作而萬物覩易乾

主器易曰主器者 度宗文通曲引曰正位度宗註曰 天時人事東漢韓禹曰歷繼往古聖人 奄宅區夏

唐元稹上 當位嗣統賈至唐肅宗即位冊文 嗣守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負康君臨虞世南唐高 登庸受籙

唐元稹表 當位嗣統賈至唐肅宗即位冊文 嗣守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負康君臨虞世南唐高 登庸受籙

宗家無文 安安天位陸機宴宣猷堂詩 緝熙帝國任昉王文 景屬宸居顏延年曲水詩序註

創業一

**原**顏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為九州各居其一方 禮舍文嘉曰燧人氏始鑽

未取火炮生為孰令人無腹疾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

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

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臬菽實 賈誼書曰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

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御**冊府元龜曰黃帝始受國於有熊氏軒轅之丘因以為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

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諸侯軒轅乃修 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慶四方教熊羆貔貅龜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原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

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

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詔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又曰漢高起於布衣奮劍而取

天下

通鑑趙氏曰光武初起於春陵以烏合數千畎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尤

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允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僭亂

袁宏後漢書曰世祖以渺渺之祚

起於白水之濱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

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鬻割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荆棘枯網維振而逆鱗

塌羣材畢奏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

歷年圖曰孫討逆策以童子

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

又曰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

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

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人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

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頭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未之有也

通鑑宋總論曰太祖斬艾蓬蒿剗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潞克淮南克荆南克湖南平蜀滅漢服越取唐逆

腸叛膽消縮順鸞

李洪水策曰太祖皇帝洗刷禍亂

逆腸叛膽消縮順向莫敢不臣

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者哉

遼史太祖贊曰東征西討如折

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威信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金史太祖贊曰初定東京即除

遼法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

雖功成於天會間而規模運為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

孫嗚呼雄哉

張四知元總論曰太祖深慮雄心遠邁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朝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為後

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又曰世祖潤色鴻業大闡嘉猷千紀萬綱條修縷飾故能光有四海坐致太平四

帝王部 創業

卷四十九

帝王部 創業

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振天威鉅恢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鞍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  
麾業壯斷鼉飲滄海而一息官兵到處悉皆平夷 明顧迴瀾曰太祖起布衣飛淮甸提金戈鐵馬燦燦中原  
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天戈一指敷天同我后之思神武初揚四海切來蘇之望初舉而平江漢再伐而舉全  
吳三征而闔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卷所至民服遂取中原拾宋撥秦拔燕掣趙東極元菟西窮玉關南抵大  
夏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靈攝肅乎鬼豎蓋惟應天順人  
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氛濁埽而宇宙清社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創業二

斗極

天關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一侯尉於東西

合車書於南北

王融曲水詩序

斬艾蓬蒿

刻削險阻宋德

大舍滄海

安納泰山遼太祖詔

西盪河源

東滄海濱

北動幽崖

南耀朱垠東都賦

巨地稱皇

馨天作主顏延年郊祀歌

月彘來賓

日際奉土同上

列燧千城

通驛萬里

顏延年曲水詩序

創業三

原舜禹本白衣

高祖與白衣

以布衣取天下

祭蚩尤於沛庭

市弓弩作卑手刀

斷蛇奮旅漢高

牛兵起光武

壯士願從

賢者義附

同聲響應

望風景從

人鬼與能

四方歸之

見龍在田易

長鳴

龍飛迅風高祖

龍變虎據

鳳翔南陽光武

鴻飛兗豫

龍飛白水光武

鳳翔參墟

虞芮質厥成文

王蹶厥生

徹彼桑土

網罟牖戶並詩

革命易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兆基文選出師頌曰兆基開業人神攸贊

締構魏都賦曰開國

深根固蒂

魏都賦

流長難竭

招世貽統謂延年三月三日詩序曰招世貽統因萬業

帝籙文選功臣頌曰飛名帝籙

寶命

天璣文選宋后開業人神攸贊

天造草昧

撥亂反正

肇基

王迹

化家為國隋末唐太宗竊高祖業兵晉陽高祖曰今

宰制天下

弘濟蒼生

其益多肇造區夏

其

梁益

而龍興鳳舉魏晉荆楚

雷掃風驅

廓清天色唐高祖受

斷離列方

引漢書曰破然而為

山河在眼

明

功大

混一區宇唐書太宗

光宅中夏

聖武龍興

光宅中夏

斷離列方

引漢書曰破然而為

山河在眼

宅中圖大

山高水清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為棟

宅中圖大

山高水清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通驛萬里

禮詩等閒雜出扶桑  
日社觀山河在眼前

應運一

**原**帝系譜曰地皇氏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官 左傳鄭子曰炎帝以火

統官故火師而火名 譙周古文考曰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炎帝 鄭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

而雲名 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 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馬 鄭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

鳥名焉鳳鳥氏歷正也 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改也 **補**冊府

元龜曰伯禹夏后氏虞舜壇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故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元湯伐桀踐天子位乃

改正朝服色尚白金生水故為水德戎事乘翰 翰白也 牲用白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為木德故周人

尚赤戎事乘驪 驪黑也 牲用騂 騂赤也 **原**尚書璇璣鈴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補**漢書曰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

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

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正朝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黃初元年十二月幸雒陽以夏數得天故用夏正而服色

尚黃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

佳加水變雒為洛明帝景初元年山荏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於是定曆改

年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太赤之旂朝會建太白之旂 又曰晉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

年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

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

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詔曰丘澤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

有常然同異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臣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

閎議曰臣聞居尊據極允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

帝王部 應運

晉之祿計五德之論始自劉向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劉向以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爲王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卽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繼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剋神州秦氏旣亡大魏稱制元朝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當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事爲著矣祕書丞李彪等議以爲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縣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爲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於桓穆維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符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鄉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贏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謁謬僞遠卽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異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符燕世業促編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夷典豈可易漢之承木舍晉而爲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強矯神元旣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十五年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皇魏世王元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茲獲推序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甲辰臘 又曰隋開皇元年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月帝始服黃百僚畢賀 通鑑曰唐高宗卽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天寶九載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旣不相襲五德乘時服色遵於所尚至於旂常改制駢輪異宜

所以表國家之容合聲名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於維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頌者俯納羣議式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菲德克廣睿圖寶累聖鴻休允膺景福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

應運二  
**天曆逐訟獄之歸** 神鼎隨謳歌之去 周禛情 革命殊乎因襲 捐讓異於干戈 石闕 萬物觀聖 千

戴應期 易經乾卦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晉元帝 旂常改制 駢翰異宜 唐天寶九載詔周尚赤牲用駢般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

也 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 五十啓期真人之運斯屬 唐太宗祭魏武帝文 命旅致雲屯之應 登壇有降火之

祥 陸陸石 循五德終始之傳 叶三統因革之義 冊府元 昭華之珍既徙 延喜之玉攸歸 王融曲水詩序

應運三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顧諟明命以承神武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皇天眷祐誕

受厥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受命于天 奉若天命 用集天命 撫綏四方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相彼成康奄有四方 集大命于厥躬 用端命于上帝 我有右命將天明威

既受命社施于孫子 繼明代熙配天光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受終于文祖 受命神宗 聖皇應曆

數 曆數承天序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乘變化而御大器 命世而出 命世之才 知帝王自有真 天

子之位有道者受之 上天降休帝遷明德 降命成湯 受天永命 有命自天 自天降命 天之所啓

有天之贊 天剖神符地命靈契 天命定爾亦孔之固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達有神興有德 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諸侯同日貢賦 湯 王假有家 天命不愆 大精布耀 帝出乎

震 繼天而王 繼天施四季應五行 乘木而王 木乘 天皇木德 地皇火德 伏羲木生 神農火紀

軒轅土德 顓頊水德 秦皇水德之始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大人虎變其文

炳也 位以飛龍文以武變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謳歌之聲 諸侯朝禹 抱樂器奔周 載圖書歸周

遷鼎維岳 遷鼎均野 舜以太尉即位 即位汜水陽 即位千秋亭 設壇受命 鳴玉設壇 龍旋

鳳時 增帝始服黃 隋文帝見 春皇 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 色尚赤黃 唐詔 仰協三靈 俯從億兆

陸陸石 曆數在躬 天統 冊府元龜曰庖犧之王正得天統 膺期受命 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誕命建家 王融曲水詩序 五德之論始

自劉向 後魏中書監高闕奏議 應運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

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或驪驪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受位出震以迄於

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纒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

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

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辭對曰臣聞方圓既

闕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驪而繼作雖復

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屨以高居握圖錄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暨乎

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閭位

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時宜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與公

孫揀土而黃龍復應遠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洽較彼前談斯為折衷 天師道對策

祥瑞一

**原**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宇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

曰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

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山出銀鑿丹嶽之器及人象車也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胎卵皆

可俯而闕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增**爾雅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黃

帝占云壽星色黃人主壽昌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原**禮斗威儀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鳳至 **增**又曰政太平則日五色 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見 又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則萋竹紫脫為之常生

春秋緯曰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

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河圖龍文曰

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原**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增**援神契

曰黃雲抱日輔臣納忠

又曰德至人表則景星見

又曰德至深泉則醴泉湧

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

**原**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

臻皆應德而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

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萸莢生於階間萸莢者樹名也月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

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

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

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

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

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增**又曰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闕達生於房

瑞應圖曰闕達一名連達

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

生庭狀如蓋一名平慮 又曰蓬莆木名王者孝道至則出庖廚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扇

**原**孫氏瑞應圖

曰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又曰玉馬者瑞氣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又曰玉龜者師曠時

出河東之涯爲聖圖出河負籙識書

**增**又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

又曰王者恩加者老則白兔

見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封條 漢

終軍白麟奇木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

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蓬蒲萸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不擄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

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風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

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

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

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廷觸不直者 宋志曰王者德至太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 又曰白玉甕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又曰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又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 又曰華乎其枝平正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又曰芝草王者仁慈則生 又曰福草者宗廟肅則生宗廟之中 注福草即芝草也 又曰跣蹄者后土之獸自能

言語王者仁孝則來 又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

四夷之語聖明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唐志曰禮部掌祥瑞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

十有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鳥赤雁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其

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聞有司告廟

### 祥瑞二

**拾遺記**曰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靈苗擢佳穎朱草蔓於階御雲蕩於巖 **原**呂氏春秋曰

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

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刀生八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

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韓詩外傳曰

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增**左傳鄭子曰黃帝以雲紀註曰有雲瑞以

雲紀事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 宋志曰黃帝有景星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

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佞人

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 **原**左傳曰少昊氏立鳳鳥適至孔安國注尚書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增**尸子

曰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原**帝王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

止於庭嘉禾孽於畝醴泉湧於山樵僂民來貢珍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髮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

是名曰嬰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名之蓂莢 又曰堯

率諸侯羣臣沈辨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俄握河紀之篇是也 尚書中俄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



醴泉出山 又曰朕率羣臣沈僻於洛河良侯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帝王世紀曰舜時景

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 尚書大傳曰舜時俊又百工相和而

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

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臧 晉中興休祥說曰嘉禾者仁草也夏異本同

穎殷同本異秀周三穎同秀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

賜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 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金陵驗異錄曰五星聚有三周將代殷聚於房齊威將霸聚於箕漢高入關聚於東井 原墨子曰赤烏銜珪

降周之岐社命詳符 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兩雨必以夜 金陵驗異錄曰四星聚者

有四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元帝復興於揚土漢初平元年四星

又聚箕尾魏武定充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裕有天下 晉元帝紀四星處 原史記曰高祖為泗上

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 漢志曰文帝時

日中有王字 原漢書曰孝武皇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又曰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

麟之歌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之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又曰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

祠旁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又曰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漢郊祀志曰宣帝十三

年幸河東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為神爵明年正月鳳皇集殺禘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後閭歲鳳皇神

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明年改元五鳳後又改元甘露有黃龍見

新豐又改元黃龍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又曰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

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天中記曰光武生時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皇之

瑞 原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鸝鳥神馬神雀九尾狐

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拒稭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

帝王部 祥瑞

紀 魏略曰魏文帝神龜出於靈芝池 **增**魏志曰黃初元年柴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尚書臺於是改元

**原**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寶鼎見於臨平湖中 **增**晉武紀曰泰始三年氐池縣大柳谷有元石白畫成文實

大晉之休祥詔以製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 **原**王隱晉書曰懷帝永嘉元有玉龜出灞水 晉中興書曰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為秣陵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

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

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

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增**唐高祖冊文曰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 唐太

宗冊文曰文龜浮沼應龍在淀灑露飛甘卿雲呈綯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

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棗白雉而食之豈足為

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會要曰貞觀十二年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柰葉成繭

大如柰色綠凡收六千五百餘石十四年正月元日陝州界內二百餘里河水變清四月乃止十六年有雄雉

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寶雄者鳴於南陽

童子言得雌者霸文公遂為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

彰表明德也十七年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形十八年山南獻朱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

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得

元金也二十一年玉華宮李連理隔澗合枝 張說述聖頌曰帝昔居是邦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

黃龍上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讖巨跡引途嘉李旁連神著自起 景龍二年明皇

後符瑞凡 唐寶錄曰開元二十一年左丞相蕭嵩等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 景龍二年明皇  
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蒂竹再生李成實馴鳩元鶴慈鳥鶴鵠寶鼎魚錦錢刀軌宇等二十有一事臣聞  
惟德感神惟祥作聖祥風昭乎號令抱戴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

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不可勝紀請宣付史館從之 唐大曆十

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貢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

藏祕閣付史館 玉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即雍熙元年十一月改元嵐州獻牝獸一角如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

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徐鉉滕中正王祐等引國史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表賀上曰珍禽奇獸無濟於

事非朕所尚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為上瑞近年禽獸之異者所獻甚多止令畜於園囿遂生之性不欲宣

揚於外琪等奏曰禽獸草木之異皆帝王德化所感而生前古無不徧錄今陛下謙而不有中外無由得知使

一代簡書有所缺漏欲望具錄瑞物名數圖寫宣付史館從之乙未內出瑞物三十六種白鹿六白兔十一黑

兔一紫兔一白麋四白雉一白鵲二白鴉一白鶻一白鸚鵡一蒼鸚鵡白山鵲五綠山鵲一紅山鵲一

白雀四白鼠二白戴勝三蒼鳥一白山鴉一赤鳥一白鷹五白鷺鷥鷹二白鵲一赤鶴一白鷄一白鸚鵡一白

銅質一青花山鵲一琪等拜表稱謝 玉海曰宋端拱元年廣州言清遠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

日有鳳高六尺栖集其上衆禽從之木下生芝草三莖 又曰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

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瑞應圖曰人君德至則出若木梢然戊戌五色雲環日己酉紫雲如蓋起泰山頂俄變黃色

穆清殿御座後有白雲如幡幢龍鳳之狀召宰相登亭觀俄頃成五色復有黃雲如虹橋葩蓋詔名亭曰瑞雲

又曰祥符元年天書至自泰山宰相王旦言真牒降於神房醴泉涌於陽址芝葩競秀雲旗交輝 又曰祥

符元年直史館張知白請以泰山諸瑞命良工繪之一本藏祕閣傳於不朽一本以備玉清昭應宮圖辭從之

五年丁謂等又上汾陽祥瑞圖百四十八軸與東封所錄並繪於玉清昭應宮東西廡 又曰祥符二年昭應

宮瑞木斷之有文如點漆體若梵書 又曰祥符四年九月日有輝珎承氣五色雲如飛鳳輔日 又曰祥符

七年三月漳州龍溪得珠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守臣王冕表進曰燧

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信史迥異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 韓琦家傳曰天聖五

年初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賀殿上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眉州彭山縣

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朕比禁四方無獻瑞物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具瑞矣賜田夫束帛以

賞

帝玉部 祥瑞

勸之六月無為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人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自今母得以間 宋會  
 要曰乾道九年十一月親郊宰臣奏曰郊祀禮成兼以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齋宿園丘藏事天氣澄  
 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 遼史曰神冊元年上太祖尊號闕地為壇  
 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又曰神冊六年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郭 金史曰太祖收國元  
 年將與遼戰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 金史五行志曰世宗大定十三年  
 策試進士于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等以為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又曰章帝泰  
 和二年鳳皇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以其事告宗廟詔天下 通鑑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蘭州河清三  
 日上下三百餘里 名山藏曰明太祖初年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生  
 驕禎祥化為妖孽告宗廟頌史館非所以示天下也 又曰明永樂二年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古之  
 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怠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 又曰永樂三年河清於蒲津 又曰永樂三年關陝  
 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為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募勒拓本賜諸王近臣  
 又曰永樂十五年太液池水冰結為樓閣龍鳳花卉象賜羣臣臨觀 又曰孝宗冊立為太子時詔至南京  
 瑞雲見孝陵如車蓋

祥瑞三

**火鳥**

神馬 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舟舟鱗介兵象白者殷家色白明殷當授於周又有火  
 復於王屋流為鳥 式云麟屬鸞驪虞白澤神馬為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枚八十

**醴泉**

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 式云神鼎丹醴醴泉不鑿而成者 金芝 華木 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  
 淨則水流有仙人至 式云神鼎丹醴醴泉不鑿而成者 金芝 華木 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

**帝社**

詩神珍降社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 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連珠  
 書式揚帝社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 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連珠

**合璧**

後漢天文志日月三皇合璧 和氣 天休 唐福德典日和氣洽則祥應  
 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 和氣 天休 唐福德典日和氣洽則祥應

**蒙福**

明帝紀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五鳳 三年詔 非煙 助月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索輪  
 日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福 五鳳 三年詔 非煙 助月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索輪

**花葩**

莫美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蓂莢草  
 生於時明 花葩 莫美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蓂莢草

**木精**

竹實 羊

注曰麟非獸木之精也 晉毛詩疏 含仁 覽德 廣雅曰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 賈誼予 一角 五

章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 五彩 九苞 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 元符 黃瑞文選典引

其黃瑞湧出注曰 原瑞命 靈符 瑞命 戲穀 極休 何晏 增華雪 瑞雨 南文曰宋大明五年正月符華

寶藻之句 南史曰梁大同中嘗獻兩 寶鼎 金車 漢武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 原惟德動 非

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虞寄上瑞兩項 寶鼎 祠考 瑞應圖曰舜時金車見帝庭 原惟德動 非

天私 禾同穎 木連理 書經序曰唐叔得禾異 增步中規 首戴德 廣雅曰麟皇來儀步中規折旋中矩

足履禮 順之實 和之極 禮通曰麟鳳在郊數故日月則麟鳳至此和之極也 漢公孫弘 一角獸 三足鳥 郊祀志曰

雍獲一角獸蓋麟云 抱朴 啓靈篇 披瑞圖 東都賦 甘露殿 瑞雲亭 魏明帝詔曰甘露降於武帝郊

子曰舜至孝三足鳥集於庭 啓靈篇 披瑞圖 東都賦 甘露殿 瑞雲亭 魏明帝詔曰甘露降於武帝郊

抱戴 月重輪 唐潘炎曰抱戴賦曰景龍元年八月十四夜月重輪 山呼萬歲 洛出九疇 漢書曰武帝封

歲者三 孔安國曰河圖 原天降茂祉 神表靈貺 皇道無為 帝德有象 佳穀旅生 野蠶成繭 武

即八卦是 洛書即九疇是 長壽萬年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 神光顯著 符瑞並臻 漢宣帝紀神爵四年修五帝后土之祠齋戒之日

符瑞並臻皆 七曜順軌 三辰昭華 晉天文志曰三皇道德七曜順 金枝玉葉 天酒雲牙 上詳見前花

應德而至 朝朝驚天酒寧讓 雲牙 采氣成龍 卿雲隨馬 史記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望其氣皆成龍

馬 音中律呂 食惟琅玕 白詩氣風不啄粟所食惟琅玕 李 麟遊郊藪 鳳鳴朝陽 顧故麒麟在郊藪

詩經曰鳳皇鳴矣于彼高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平慮植砌 朱草叢庭 搖風翠蓬 浴露朱英 俱詳

同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萬靈提社 三辰合慶 慶霄輪囷 德水清徹 天瑞磊砢 地符氛氳 天無蘊寶 地有呈祥

龜負綈檢 麟銜斗樞 以上俱 滴露飛甘 慶雲呈絢 唐太宗 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 天剖神符 地

合靈契 揚雄劇泰 黑章擾困 赤字浮河 山祇吐秘 河靈孕寶 出海 丹甌呈豐 器車表德 詳祥

煙雲紛郁 日光華 青雲浮雒 榮光塞河 禮華榮光並出塞河青雲浮洛 積凝藪澤 慶溢風煙 唐

律無思質 書載歸禾 詩詠鳴鳳 周書曰唐叔得禾異哉同穎獻于天子王命唐叔歸 雲潤星輝 風揚

月至 俱班固 青雲千呂 東風入律 十旬不休 青雲千呂 連月不散 意中國有好道之君 四神

踐雪 五老飛星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五車兩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尚父

符命 黃銀挾彩 紫玉摘英 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禮斗澤馬飛鑣山輿結轍

馮九成宮項 素雉朱鳥 元拒黃蓼 典出班固 疊貺駢祥 窮靈極祉 出玉 丹羽儀韶 翠黃承轡 唐

項 原彰有德之象 表無疆之休 **黃雲履鼎上** 白雲起封中 漢郊祀志曰元鼎四年迎寶鼎至中山

有封中 天其申命用休 福皆不召而至 上出董子 星為元氣之英 雪兆豐年之瑞 三元曆曰英水之

精也 謝惠連雪賦曰 五百里賢人聚 一千年王者生 異苑曰陳寔與諸子姪造荀淑父子于時德星聚

黃河千年一清丹丘千 納焦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 帝王世紀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春秋感應圖曰

年一焚則王者當出 神雀甘露標為年紀 兩都賦序 赤文綠字俛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綯采 赤文綠字出尚

房寶鼎升于樂府 神雀甘露標為年紀 兩都賦序 赤文綠字俛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綯采 赤文綠字出尚

詳祥瑞二 河圖曰舜即位黃龍五 西鶴南雉之費日至月書 連珠湧醴之徵雲霧霧集 俱長孫無忌

宋負圖玉檢金繩芝為泥黃玉為匣 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 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

繪在禁嚴契龍圖之瑞物 播之雅頌參乾德之樂章 休 章騰郡國閭數千百所之祥 喜動公卿上於萬斯年之頌 頡莖素龜并柯共穗之瑞每不勝書象

輿丹旣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自至 以上俱玉海

祥瑞四

天符 曰子講德論曰天 地符 王元長曲水詩序 景風 文選注曰景 效珍 東都賦寶鼎詩曰 祕寶 班

典引曰御東序之 十瑞 述異記曰堯 曜文 晉武華林詩曰天 青光 唐實錄曰開元十九年興慶宮觀耕

器車 禮記詳 瑞石 地理志曰少牢五祖時于北都獲瑞石有文曰李淵萬吉祭受 玉璽 祥瑞一見 銀麈 孫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 金船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 金勝 宋志曰國平盜賊四 金芝 漢宣帝紀曰

芝九莖產于滎 玉芝 唐志曰大同殿柱產玉芝 賓連 木 關達 木 平露 木 蔓竹 紫脫 華平 木 名 詳祥

瑞 蓮旗 玉海曰宋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瑞竹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後苑生瑞竹 跌蹄 后土之獸 驕虞

詩經注曰騶虞義獸也 角瑞 詳祥 鸞鷲 國語曰岐山注鸞列名 神爵 漢書曰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

有至 聖之德則應之 白虎 文選四子講德論曰今南都 魚銘 唐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

黃鵠 漢昭帝紀曰元始元年黃 白虎 獲白虎虎斑或修文之應也 魚銘 有銘粟光庭張九齡等東貢

重輪宋元符二年日重五色露謂吳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其國若有吉日衣青光春秋元命苞曰伐

光五雲冠日晉紀武帝太元日日宣重光魏志曰宣重光符瑞圖曰日外一暈更赤也填星如瓜漢

祀志曰元封元年秋填星出如瓜有司神光三燭土地祇見先集于壺壺一夜三燭雲成宮闕祭祀志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宮闕百官咸見之協風應律陸雲宴昭景飲醴江海上建平王書景珠躔麗極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

黃帝紀索隱註曰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出瑞雲應王白馬朱城禮緯曰白馬朱

者符命如堯有赤雲之祥黃帝有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白麟奇木漢終軍傳曰武帝幸雍祠

麟趾裏蹠武又得奇木一枝旁白狼銜鈞白狼口銜金鈞而入湯庭晉陵金鐸東晉王廙疏曰晉陵有金

出輒復合於木上逢吉丁辰也註曰逢其吉瑞當于佳辰峇三靈之蕃社至德馨香感于神明

聖圖白馬賦曰有騰光吐至德光大動于天地乾符坤珍超圖溢牒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祥瑞五

賦魏劉邵喜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

光列之焯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業而垂名實名德之所墜宜

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得收麒麟於元圃棲鳳皇於軒橋舞鸞鳥於中唐聆鸞鶯之和

鳴弄萋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增張衡東

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授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于春圃豐

朱草于中唐

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欽明文思罄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聿迪明命肇落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眾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

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於高岡麒麟依於圃籍彪虎類於坳疆鹿之慶慶載素其色雉之

朝雉亦白其服交黃鳥信我中雷儻儻嘉苗吐穎田疇

帝王部 祥瑞

帝王部 祥瑞

帝王部 祥瑞

帝王部 祥瑞

帝王部 祥瑞

**原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沈辟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增**唐張說奏慶山醴泉表曰臣聞至德洞微天鑿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絲代曠曆慶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弘濟蒼旻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時于階廚儀簫御籙之禽相鳴於戶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 宋林希奏祥瑞表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履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燁燁發為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鵲巢可附而窺池龍可攀而擾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績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時可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輅以克明庭撞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輳自昔辯疑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漢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人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躬率有司伏尋故事參稽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池之奏歡呼拊蹈倍萬常情

**增**序宋晏殊兩朝祥瑞贊序曰二聖膺運天人協贊符命沓臻三象騰輝五靈狎至露胎雲蔚泉湧河清紛綸平華芝茂衍乎嘉穀羽毛之族萬變呈姿卉木之倫千名著異爰稽衆瑞列績殊庭乃詔羣臣並為贊述

**增**詩唐王維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賜宴即事詩曰欲笑周文歌宴鎬還欽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熏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識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遜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笑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



仙萼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間啓沃以副虛襟對曰臣聞化浹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蒼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洊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鳥丹鸞部上之二梓拔江間之三眷固亦巡河授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摛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吳師道對

福祿一

**詩**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魯頌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富而壽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耆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耆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鶴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

福祿二

**福長發其祥** 有秩斯拈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 俱詩 昌熾 長生 上出詩魯頌詳福祿一 莊子黃帝問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

以長久廣成子曰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千二百歲矣 夢九齡 呼萬歲 禮記文王世子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 申命用休 降年有永 殷高 摩銅狄 奉玉卮 搜神記曰龜子訓與一老翁共摩三

史記曰漢高祖在未央宮 獻椒花 種桃實 晉書劉琨妻元日獻椒花頌曰聖容映之永壽于萬 漢武帝

中孝王厄為太上皇壽 所種之物 八千春秋 四百甲子 莊子逍遙篇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錫羨 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通一體中外從福 錫羨曰錫與也羨鏡也 神篋受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 出翰苑 丹冥投

烽 青微釋警 曹植求自試表註曰丹 吳南方青微東方也 香雲結幄爛南極於紫霄 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 雲成五色

重瞻瑞日之光 花覆千官共祝大椿之歲 已標仙籍之長生 式播皇風於不朽 一人有慶遙瞻北闕

之尊 萬壽無疆願效南山之祝 思齊所以聖佇觀則百之男 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則百斯男

願嗣文母徽音之雅 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 幸與庶民同被皇極斂敷之福 更祈聖壽不殊華

封請祝之辭 以上俱出 翰苑新書

福祿三 原惟子一人膺受多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實受其福 永膺多福 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 千祿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 千祿愷悌 百祿是道 百祿是荷 受天百祿 天

被爾祿 天應之德 祈天永命 承天之祜 受天之祜 天錫純嘏 永錫祚胤 萬壽無期 南山之

壽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必有世祀 萬世不絕 無疆之休 於萬斯年 天惟

純佑命則商寶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卜世三十 卜年八百 韋懷多福 詩 天壽平格 書 期頤 禮

百年曰 綏我者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 俱詩 祿位名壽 尊富饗保 俱中 五福 洪範九 仁壽 董子

期頤 詩 綏我者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 俱詩 祿位名壽 尊富饗保 俱中 五福 洪範九 仁壽 董子

壽于箕翼 荀子富國篇曰國 安磐石壽于箕翼

保天 壽于箕翼 荀子富國篇曰國 安磐石壽于箕翼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帝德一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

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顓顓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

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母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鱗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

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

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

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翺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增**量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

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

穀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

之功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其莢起秬粳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萑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嫵煦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 帝德二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增**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曰帝嘗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凝凝 **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鬢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紫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舜典曰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浚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

之士存焉謂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

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解其三

面而置其一而更敷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

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

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

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維西地赤壤

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

黃鳳墟而韞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

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

骨謂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

及于周見囑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謂又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

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帝王部

帝德

二

百姓救贖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與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漢家最為盛圖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增東觀漢記

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濶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鹽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表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為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

十斷其二  
言刑少也

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

次必于仁恕容納謹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悛王濛等為布衣之遊

增冊府元

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偽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

孝文悼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

馬便止不須去草割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稻梁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儵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又曰唐高祖個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之臥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吝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搗降有遠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沒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静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屬精爲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胸微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枉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戶不閉困園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撮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辯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慎罰薄斂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又

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沒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晉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睿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叢集之師聘勁弩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爲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真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勳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



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灾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冤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獎循良使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吏裒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于文景下及民間木植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咎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蓬蒲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乘健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怒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雖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 聖人頌勳 樂推 悅服 垂拱 恭已 大同 富有 同和平也 膺命

立德 立大中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如天 民猶體 蓋之如天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

成 萬物觀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 俱書蠡水火金水土穀正 式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 湯 德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萬邦 守在四夷 天下有道 天下為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為心 不嚴而理 無為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

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壽 **增** 耿光 大烈 書經曰以觀文王之耿 竇聰明

錫勇智 書經曰豐聰明作元后 不競不綽 如圭如璧 俱詩 昭景飲醴 驟電舒虹 上出江淹上建平

之明飲醴泉之味也 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應詩言德化之美如虹 咳唾為恩 盼睐成飾 俱詩 昭天漏泉 繁枯潤涸 漢書王曰德

澤上昭天下漏泉 吳均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司馬相如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 上出陸機大

文曰皇恩所被繁枯潤涸 東 陶化染學 富仁寵義 魏都 協風旁駭 天曷仰澄 陸機會詩 茂

德淵冲 天姿玉裕 陸機宴宣 陵風協紀 絕輝照淵 陸機會詩 三台擣明 五岳增峻 文選 丹寘

投烽 青微釋警 吳均 炎之如旦 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 養之如春 班固答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王融曲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 仁

水詩序 風行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驚東京 目中夏而布德 職四裔而抗稜東都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

論功東都 醇洪堯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 仁聲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 解義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註曰 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太宗即 位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

陶鈞唐睿宗 卷冊 春熙海涵 義嗇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萑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 勤 進表

帝德四 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為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眾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為師友 仁

義以為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猶衢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德秉哲 以德為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絕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聲為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詔夏 崇號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眾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溫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令溫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為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憐也 如地之無不

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 光軒熙堯 筐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為像 象符 朝其衣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為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由康 詩經篇名言萬 靈脩 出文選注曰靈神也

長之 淳懿 文選樂府吳趨 宅心醴粹 魏都賦註 天臨海鏡 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 含淳詠德 四子

德也 遵遊自然 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 英聲茂實 司馬相如封禪文 洪輝景炎 班固典引曰

論曰含淳詠 德之聲盛耳 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

德洋恩溥 相如難 欽明尚古 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

鏐 沐浴膏澤 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 京賦 載用元默 菲言厚行 都賦 昭德塞遠 灑沈

澹灾 相如難 聖風雲靡 長楊 炳海表岱 顏延年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上林 德耀寰表 長孫無忌

德為麗仁義為準 山堂肆考曰漢文帝 道德為麗仁義為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書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

乎嚮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

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

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

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

謂 帝王部 體仁

謂 帝王部 體仁

謂 帝王部 體仁

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  
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  
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  
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  
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  
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  
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  
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  
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  
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  
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

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

鼻尚宗室子孫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兒啜羔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

山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勅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園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園將較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又曰後魏獻文皇帝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逐江南露散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沒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避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筆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沒死刑者皆覆奏沒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爲鐫具形置之左右以伸惟蓋之義 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爲編戶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奭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含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寬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關則李氏一門不可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磨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鬪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擲扇賜 解網 扇賜武王事 解網 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 無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開榮陽僕射陳留遂改為廣仁陂遂池改為福源池 加志 恤功 史曰唐苑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也 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 諱帝 除苛法 去肉刑 夫刑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漢書曰文帝詔曰德也豈為民父母 漢文帝詔議賑貸 漢昭帝遣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後晉高祖天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問疾苦 史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福三年詔

全活流民 廩給嬰兒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徙者眾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之 葬戰士 縱死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于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祭而葬之 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 無報者 欲人富貴 問政寬猛 通鑑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妻殺夫如此則貴矣 有親喪者勿錄 無家屬者給穀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 有親喪者勿錄 無家屬者給穀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承階時處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 有親喪者勿錄 無家屬者給穀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有大父母喪者勿錄使得送終以盡于道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 禁笞背 之無以自贖惻然憫之其命鄉國有親者給廩高年寡孤獨及篤廢無家屬者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

刑 定折杖法 俱詳體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 上周世宗事 詳體 仁二 置圍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 梁書曰 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 仁二 置圍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 武帝昔 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獨州開四以養之仍令所遺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 仁二 置圍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 武帝昔 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獨州開四以養之仍令所遺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廢倉先是役入州縣時官自黜之儲琦請留勿驚募人輸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被庫三司共出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糧之

體仁四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為巢 仁義為郭 仁義為準

仁義為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

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

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 治帝 陰賜人于樹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

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 去網去鈞 焚鴟 春田不澤園 田獵唯時不殺童

羊童小 無煞孩蟲胎天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 詩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其仁可親

大禹 收葬客死 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調者收 掩骼埋胔 縣濟之虎掩骼埋胔之時其謂此即見殺出賣

窮弱收 出宮人 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永興三年詔簡宮人 禁屠殺含孕 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

獸于山澤 後漢孝明 刻削京觀 新舊宜悉刻削如土為隄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築捕魚管園

取獸 唐高宗成 放麋 賜從臣宴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助天墜育 唐開元十 春禁弋

獵採捕 唐天寶 永言亭育仁慈為本 唐天寶 放宮女子掖庭西門 唐太 放宮女子九仙門 唐順宗貞元

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五人 保滋懷生仁遂物性 唐文宗太 縱鶻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

令對使解 含幽育明 周太祖 痺痾疾痛孰非同體 宋真宗元日人君為天下民 天資仁恕 唐太宗

起行激水必避蟻 宋哲 民胞物與 西 體仁五

體仁五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

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殮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

帝王部 體二

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卯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鑿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剝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敷敘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珍庶類之生遂徧目前不為經久之慮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成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所寢與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頌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齒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為非類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宮人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後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將刑為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循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灾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饑糧

**賦**唐白行簡文王荊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



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靈爾涕流泣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于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于蘋藻備物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王起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之峻密稽風輦而惻隱再三愍被帶而幽囚非一于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轂垂紳出轅箱而欵欵交睫顧桎梏而沈澗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慘悽慚覺滂沱濕袞衣之文彩承顏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于肆昔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團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已而易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繆繼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感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 易 以義制事 書 仁義為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禁民為非

曰義 義以為質 義聲 寵義 魏都賦曰 義也 義方激而遐驚 東京 不私故人 通鑑唐太宗時豫州

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奇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帝進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

帝王部 體仁 行義 行禮 帝孝

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俱周世宗事 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帝**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漢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輒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 泰師令魏王見珪為先拜 臨軒送之通鑑唐明皇開元中晚崇宋璟相繼為 相每進見上稱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

客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召賓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 却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前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

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

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

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蓬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

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罪引應祇載見替賸變齊慄替賸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替賸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 末猶

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

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

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

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

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

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

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

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

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冊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

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戚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為齊王諮議隨府在荊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

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帝王部 帝孝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髻髻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歎歎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讜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柳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唐高宗爲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救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感駐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爲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疑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獻歎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

位尊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載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  
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展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  
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  
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  
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  
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  
寢于地日飲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囊韃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底豫

解憂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萬國歡

終身慕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進

藥先嘗

選馬親試 嘗藥漢文帝事評帝孝二

侍疾疑變

上唐高祖事下唐高

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闕

掖輦至宮

山

不忍為樂

宗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

侍疾疑變

上唐高祖事下唐高

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闕

掖輦至宮

山

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再拜輪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混行二百步

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春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

謝再三且令左

元日朝會慶殿

五月謁景靈宮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諸如

右扶掖以還

宋神宗作十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

山

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廢以四五月朝

之儀 唐李輔

置酒未央宮

上壽會慶殿

通鑑唐太宗幸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奉賜上壽曰帝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願上皆呼萬歲

證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通

漢高獻壽

山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

永言孝思

詩曰孝子不

永錫爾類

詩曰孝子不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

詩曰惟余小

昧爽定省

子夙夜敬止

山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

孟子曰富有

天下不足解

憂

山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

完

山

暇食粥

悲不能寐

仰見椽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

漢明帝詳

帝孝二

為木主不自專

武

完

山

謂

盤

頌

帝

王

部

帝

孝

完

山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完

虞 營洛 邑如去 烏集庭 蒲扇 前詳 烏瑞臻 甘露降 至德要道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天

經地義 孝經詳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 君子篤于親 則民興于仁君 至孝近

乎王 禮曰至孝近乎 因親以教愛 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由本以生教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 民

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 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大孝 孔子曰聖其大孝也與德

海之內宗廟饗 博愛 孝經曰先之以博 莫遺 孝經詳 不儉 孟子曰君子不 達孝 中庸曰武王周 于田

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 紹庭上下 詩周頌言成王思 止孝 子止於孝 達孝 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

號泣 舜詳帝 天明地察 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 漢章 問安順色 資

孝弘風 蘇頌密 純孝至敬 王鑑明 蒼雲出丘陵之上 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

色開霽成以 孝義天然 唐史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曰仁宗事太 焚香夜泣 元英宗詳

淵鑑類函卷五十

儉德一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商書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荀況曰足國之道

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韓非子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嘗侈嘗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張弛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古學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

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研

鑄金為鉏鋌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

交昆山之玉不至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給 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

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滴盡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

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聖人之所寶也 揚雄曰逮至聖文躬服節儉緜文不敝革鞜不穿大

厦不居木器無文于是深宮賤瑇瑁而疎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紛華而不御抑止

絳竹漫衍之樂憎聞鄭衛窈渺之音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 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

書于策斲珠玉之脛而沈于原車有龍首鸞衡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為鞭 蔡邕獨斷曰

勞讓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

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 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

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嘗貧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學者有挂一裘十年

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儉德二

**論**大戴禮曰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又曰帝嘗取地財而節用之 **原**墨子曰堯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 尸子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瑤臺九疊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鵝居

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橫馬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斲斤題不斲言梁柱相斲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

糲梁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論**六

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

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椳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毳衣絺履不敝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

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其自為奉也甚薄其賦役也

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韓**詩外傳曰帝舜甑盆無膾而工不以巧獲罪 **原**論語曰子曰禹吾無

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

曰吾枯柱而茅茨為人愛費 **論**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原**史記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鳥以

韋帶劔莞蒲為席集上書囊為殿帷 **王**隱晉書曰武帝太始七年三月詔大官減膳 又曰有獻雉頭裘者

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敕有異服者依禮致罪 **晉**書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下詔

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又詔省郡國御綢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

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麻代之 **冊**府元龜曰晉元帝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



帝曰漢文集上書早囊爲惟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惟將拜貴人有司請市省釵帝以煩瀆不許 又曰晉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原**沈約

宋書曰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搗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

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 又曰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即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

業焉 **通**冊府元龜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又曰隋高祖

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爲費大加譴責後

進香復以穗袋因答所司以爲後戒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年有司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

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非爲民父母之道也

固請竟不許 通鑑曰太宗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永徽六年詔令少

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爲雕鏤及貨鬻

珠寶金銀等物 又曰明皇先天二年敕兩京及天下醮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

禁斷 通鑑綱目曰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于先

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又曰肅宗時太

子賓客韓擇木入奏因賀帝節儉帝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又曰德宗貞元二年陝虢觀察

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樸之風用明

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又曰憲宗元和五年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

昨令有司經度資費甚多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拙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

至于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

蒼生幸甚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于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是日命毀之 又曰文宗命內官諭漢陽公主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又曰文宗時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職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曰文宗開成四年夜于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赴宴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滄待罪敕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滄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與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衣滄濯者三矣 又曰宣宗性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鬘金藉之于地至是帝皆不許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鑲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殿庭有一玉栴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俊上請太祖笑而賜之 通鑑曰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帝笑曰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宋鑑曰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著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金史曰世宗七年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曰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月墀前謂之示儉草欲使後之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通鑑曰元世祖時回回亭可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元史曰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帝却之時諸王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曰太祖太宗時若如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 又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帝嗟歎良久 通紀曰明太祖初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名山藏曰永樂四年

回國進玉盃却之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瓷盃潔素瑩然可念也 又曰明宣宗宮中欲用一木架工  
匠飾繪金線輒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

儉德三

**惡衣卑服** 馬居衣服 文王卑服 **白屋卑宮** 亮白屋馬卑宮 俱詳儉德二 **捐金抵辟** 班固東都賦曰捐金于山洗珠于淵 **焚裘留衲** 通鑑

**繁禮反太素** 何晏景福殿賦曰絕流通 **帳無文繡** 漢文帝時何敞為太守有刺繡 **屏惡刻鏤** 漢文帝時何敞為太守有刺繡 **勿受珍羞** 漢書武帝十四年詔大官勿

**受遠** 珍羞 **作臺惜金** 唐太宗事俱詳儉德二 **管閣惜費** 唐太宗事俱詳儉德二 **葬用瓦器** 殿為土階 **卓囊帷殿** 葛布籠燈 **不用龍腦**

**武帝事** **青麻代紵** 青練為帷 **晉武帝事** **常佩韋劍** **止市雀釵** 元帝事俱詳儉德二 **改用鐵關**

**香** 上宋武帝事 **戒使臣彈財** **罷伶官冗食** 通鑑曰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

**德二**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膾膾上願太子使制備宗既制餘污漫刃以

**太租事** **碎寶裝溺器** **禁緇為假花** 通鑑曰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

**宅飾** **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 東京 **翡翠不裂** **瑇瑁不羨** 東京 **緋衣不敝** **革鞞不穿** 長楊

**原克儉於家** **德儉而度** **儉以足用** **以儉率下** **飭德以儉** **儒行清約** **用文景之儉** **慕古人之風**

**奉養有節** **愛民節財** **敦本息華** **弗殖貨利** **奇怪弗視** **珠玉弗服** **不持珠玉** **木器無文** 長楊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勳丹** **垣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 **堯帝大布**

禹衣細布 冬日鹿裘免 夏日葛衣 飲泉水 衣皮毛 澣濯故衣 衣無文繡 後庭無紈綺 大路

越席 推甲乙帷 補壞屏風魏 牀用直脚宋武 勿送冰紈 聽燒鳳膠 免乘素車元駒 湯寢黃屋

之駕 不好鮮飾 常乘故車 歸璇臺之珠 歸諸侯之玉 歸諸侯女 殺熊賜金 還千里馬漢文

還獻馴象 酒酸不易 食用宿肉 唯設白粥 宮無嬪嬙之燕囿無般樂之豫 廢池築之官罷百戲之

樂 **增**黃金與土同價通鑑曰南齊高帝性清儉每曰使我 焚錦繡珠玉 唐明皇詳 去麗飾 班固東都賦

去末反本張平子東京賦曰人去 骨角裝帶 之間裝帶止以銅鐵骨角而已 賤瑋瑁而疏珠璣 賦

圖匱于豐防儉于逸潘岳籍 野雕為樸 范蔚宗皇 植示儉草 元世祖詳 服御質素澹然無欲 元史

儉德五

**增**詔後周武帝詔曰樹之元首君臨四海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免疎葛

之衣簾羈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况無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甚

惡焉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

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又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

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往者家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從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

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

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拆毀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詔曰珠

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羅綺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緹之制

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羣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 德宗大曆十四年詔曰王者不寶遠

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樸素邕州所進金坑誠

為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

期富庶

表唐郭子儀等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陛下繼成盛

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吐俗至于服用之飾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

恩幸霑內宴竊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為逼下願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于

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帝焚外國之裘皆仰止于有餘匪謙讓于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况聖作物

視者自格言上行下效存乎理體陛下以農業未入軍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由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

于此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浮源用濟海內極其元化誠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自崇

增湯服賦之本無聲之樂庶聞于四方曳地之衣將比于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採木而銷金為君之難事當乎

增湯服賦之義務在乎河運期于啓沃之勤不在延君之譽豈可付以史官宣于中外載清來表殊匪朕懷

奏後晉戶部尚書王權奏曰臣聞戒奢從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陛下開基創業

應天順人顯宗樸素之風克協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織麗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

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淫巧伏請特降敕旨頒下列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

山匪為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王權奏推華族方處重官觀四海之貢輸盛陳巧麗察五兵之器用枉飾

約自今後臣僚貢奉不得務其溢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或委遵行勿得踰越

賦唐李程漢文帝罷露臺賦曰偉漢文之君臨惟宮室有度以兆庶為心安不忘危豈勞力于累土用過乎

儉亦軫慮于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勤若臺之是修唯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于制造弘儉德于億萬乃言曰

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同奚必高居為明四目遠聽為達四聰不重建何以就

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盡于財實肥于國雖百工廢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

由陳力言之既終人故適從版築之功既絕尋尺之材勿庸柱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斯徂徠之

松若夫氣候為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茲臺之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

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產貽百代之良籌彼晉靈登

臨我則絕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

唐蘇頌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

開 監 頁 白 卷 五 十 一 帝 王 部 儉 德 睦 親

矣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  
文衣縞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泊廝養所得者重于遠所  
求者貴于異至雕文刻鏤衣紉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于政無補于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  
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于珠玉珍于錦繡墾田疇而  
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  
人知禮節俗登仁壽稱朕意焉 開元斷珠玉等制曰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  
思欲反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  
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  
之靡何俗不易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水無濡不可得也是知  
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  
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以絕浮競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  
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漢賈誼治安策**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綠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緹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卑縞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錄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

睦親一

**詩小雅**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鄭康成註曰豐草禮記月令曰命樂師大合飲而罷  
鄭康成註曰歲時終與族人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大欲作樂于太寢以繼思也

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公鄭郕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左傳曰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親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周禮注曰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肢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為王族者盡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囚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夫周人之于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記曰王族無宮刑理不翦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處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共棗盛為王子孫者盍亦思棗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于甸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得已哉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為榮不在益祿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劔盾衛後也寔空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寬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歎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異冲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王爵亦與賢此法也絃誦禮樂以養心爵貴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兩者親睦之善物也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為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為顯諸侯哉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纂詳矣而又誦于瞽宗治于東序觀于成均考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

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

睦親二

增詩經大雅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漢書曰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為列侯

按史淮南厲王反謀覺文帝不忍置

王于法從之罰 通鑑曰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

室損却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又

曰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 冊府元龜曰漢章帝建初六年東平憲王蒼等上疏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

侯各十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修行邸豫

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答之七年諸王歸國帝特

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

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頓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

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道送流涕而訣復賜采輿服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宴

四廟子孫于文宣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公主侍臣于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十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

山之詩又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曰孝文帝時

南安王植出為相州刺史帝餞植于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藩任將曠達千里豫懷惻然今者之集



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孝文送楨于階下流涕而別 後魏孝平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  
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沈屈素里曲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  
近遠敘之列位 又曰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御憑雲觀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誠十條以賜之 又  
曰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通鑑曰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  
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又曰明皇素友  
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  
相與同之薛王業嘗疾上親為煮藥火藝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曰宋太祖  
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灸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又曰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  
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  
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名山藏曰明成祖賜在京諸王書  
曰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可三日一朝 又曰永樂三年上賜諸王書曰我皇考  
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  
逾朝廷不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

睦親三

**增敘族** 尊賢 行葦 葛藟 詩大雅行葦篇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 敬宗 聚族 禮記大傳曰  
坊記曰因其酒肉聚 猶子 阿母 親撫養之 又曰後魏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因其私慶請孝文帝幸  
其宗族以散民睦也 夏禹拜敦敘之言 商書垂立愛之訓 書載堯典首陳睦族 詩歌  
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 周德寶美維城 唐文宗太和二年詔 尊祖之義立愛自親 尚齒之文由家刑國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睦親四

**原博敘九族** 以親九族 親睦九族 篤厚親戚 愛樂諸弟 以為首命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 宜兄宜弟令德壽愷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友于之志通于神明

帝王部 睦親 齊聖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迎拜于階 奉觴上壽 置其驛馬傳起居 興席改容與車升殿 君子不施其

親 能庇昭穆之門 萬與女蘿施于松柏 絲絲葛葛在河之涘 宗子維城詩板 合族以食禮大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左傳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 賜几杖不朝冊府元龜曰漢武帝以淮南王安 舊盧

宴會又曰漢和帝十五年幸章陵會 花萼相輝之樓通鑑曰唐明皇性友愛宋王成器等請獻與慶坊宅為

西曰勤政務本 成此夜飲詳魏孝文事 憑雲觀引見諸王西魏文帝 宴皇親于後宮之山亭後唐

鶴鳴樹唐書曰明皇時有鶴鳴千數集麟德殿廷 詔許宗室應舉宋神宗熙寧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者 五

王帳通鑑唐明皇素友愛殿中設五帳 合本同根明成祖諭諸王曰朝

睦親五

增詩唐明皇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曰代邸青門右離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

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荆枝萬葉傳餘慶千年志不移憑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從訓相輝

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羽危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歸 張說奉和前題詩曰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鵠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鳳成新閣飛龍躍舊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藥

氛埃隔樓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尊

滿詢芻諫鼓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齊聖

增重華協于帝書 克齊聖廣淵成湯 原聖敬日躋毛詩 晉在文武聰明齊聖經書 原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知幽明 知幾其神乎 見幾而作 樂天知命 窮神知化

神而明之能研諸侯之慮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 與時偕行 隨時之義 極深而研幾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變而通之以盡利易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固天縱之將聖原性與天道 窮萬物

之始終家 睿作聖書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老子 聖人無心與眾同欲神代潛通 神教通知大

秉二帝莊 得天下之意操 明莫若聖王 聖而預知列仙 聖德元達桓 聖德炳著東觀

冊府元龜曰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三代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達乎情偽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總御羣品嘉靖多方室姦惡之源塞妖妄之運克貞王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罔伏垂之緋緇良可述也 又曰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由是下情靡不上通讒說無以自進舍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于惟幾刑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冊府斯為美矣

漢書曰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紀曰太祖以安定太守母丘與將之官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請欲因以自利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為魏相國時欲遣鍾會代蜀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人伐蜀愚謂會單身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衆人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余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何所能一辨耶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復憂此及蜀降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乎及至長安會果反隨死咸如所策 又曰後魏太武時羣臣請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句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通鑑曰唐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言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采爾為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又曰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曰開元元年前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不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都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又曰太宗時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克明三

原元首明哉 欽明文思並尚書 重明麗正易 清明在躬禮 惟明克允 明四目達四聰並尚書 明德遠矣 察其明德並左傳 予懷明德詩 明德劭令 其德克明詩 明以察微史記 仁明謙恕 溫慈惠和並東觀漢記 德協於下惟明后 亶聰明作元后並尚書 聰明神武潘岳西征賦漢高 聰明敏達東觀漢記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詩 明于天道易 與日月並明禮 用日月之時漢書 繼天而象日帝王世紀

宜照天下易 明鏡于三光曹植 照臨下土詩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 微顯闡幽易 獨其大德左傳 而難任人 明命在天 類族辨物易 簡練臣下武先 斷簡功能魏書 侯帝不容漢明帝 以聰察下漢明帝 文武鑿斷晉陽秋 斬告蕭何者楚漢春秋 促理蔣濟出詳神智篇 燭幽西都賦曰明並 觀良窾 察誠偽何晏

景福 明照四方易 文理密察 輝烈光燭東都賦曰德高 顯仁翼明魏都賦 天臨海鏡魏延年曲水 明德照人如天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書 觀火曰子若觀火言視 明哲實作則書 智臨大君之宜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與日月合其明 並易 能用忠謀不惑羣議 唐憲宗 聰察彊記 唐宣宗 明勿至察 明成祖

皇太子文

知人一

**論**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司噲夔為樂正偃為工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大理益掌山澤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史記曰漢高祖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通鑑曰漢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謂可屬大事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顛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欲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又曰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擊吳楚平之 又曰漢武帝謂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 編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汲黯近之矣 又曰漢武帝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帝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詣事更始帝深疑之帝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害之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知人善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勳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魏書曰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

州監領白 帝王部 知人

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文  
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冊府元龜曰晉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

馬宣帝澗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  
齊桓忘管仲之僭奪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

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北魏書曰太武能知人收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為尚書令弼頭  
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車駕獵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太

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筆表至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  
言可為社稷之臣 北周書曰宇文惻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惻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太祖怒曰惻為

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時蘇威為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  
頊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梁毗勅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

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  
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令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  
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通鑑曰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

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波斷事理求之古  
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

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  
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嘗據經史自當不負于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于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  
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事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少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  
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契苾何力為蔥山道副總管母在涼府何

力歸省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于是眾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肯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何如遽遣使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又曰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忠鯁或貌類魁儒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讐而怯于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迹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心迹睽謬安可勝紀夫蒼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行算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唐書曰隰城尉房元齡初謁太宗于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 又曰李藩爲徐州從事時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通鑑曰唐憲宗時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鄆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語李絳必不爾 又曰宋太祖仕周時永興節度使劉詞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沒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波意用之 又曰真宗時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又曰元世祖爲太弟時召見姚樞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又曰世祖謂太子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眾德操自異

知人二

**原舉韓信於行陳** 取陳平於亡命 卜式援于芻牧 日磔出於降虜 漢書 **曾實誼烈士** 餘慶貧家 冊府

曰唐高祖時姜寶誼爲右武侯大將軍拒宋金剛于介州兵潰爲賊所擒高祖聞之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厚賜其家寶誼後果謀背賊事泄適害 又曰憲宗時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家如寒素自德以東

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宣賜厚厚遺金帛餘慶保崔縱之必來 信渾瑊之不反 兗州李懷光反德宗幸梁州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

德宗時李希烈遣間諜詐爲渾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城馬一疋并鞍轡練二百疋

開鑑類函 卷五十一 帝王部 知人 九

識李廣數奇 知寇恂可任 漢書曰李廣在武帝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  
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河內帝以為不然而有頃 二八舉而四門穆 十亂用而天下安  
恂懷至恂大破鮪等先武大喜曰吾知寇子賢可任也

知人三

原知人則哲 明哲作則 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君 左傳 殷湯聘伊尹 文王拔呂尚 拔于禁於行陳

荀公達人之師表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汝狀有反相 漢書高祖相吳王濞 天子以為國器 帝府元龜曰漢武帝特憐安國為御

史大夫為人多大 汲黯社稷之臣 詳知 非俗吏 又曰漢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採莫知所為 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 上誠知人又曰漢武帝時褚大為深相通湯上寬所為

之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 上誠知人 又曰漢武帝時褚大為深相通湯上寬所為 間倪寬為之褚大笑及與寬談封禪 上誠知人又曰漢武帝時褚大為深相通湯上寬所為

于上前褚大不宗真鏡九年以著識人 奉孝能知孤意 通鑑曰郭嘉有大略遂成大事情魏太祖曰唯奉 勁草 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權斯人也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臨真杜稷臣又曰宣宗時党項機連上欲

風知勁草 世南五絕 又曰太宗稱虞世南有五絕一德 頗牧近在禁庭 又曰宣宗時党項機連上欲 事誠具陳方略上曰不意頗牧近在禁 帖名殿柱 又曰宣宗備于苑北遇樵夫問其職曰涇陽人也令為諸

與畫秋之上歸帖其名于魏 魏慕綽有祖風 又曰宣宗時魏慕綽有祖風我心重之兼徵之後尚也 又曰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帝博論 賢于夢卜 又曰仁宗時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西相之憂矣 又曰元世 相為太弟時召廉希憲方濟孟子問召因擲以進太弟 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 廉孟子 問何書對曰孟子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

善之因目為康孟子弟 賢于夢卜 相為太弟時召廉希憲方濟孟子問召因擲以進太弟

知人四

頌末石介慶曆聖德頌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躬攬賢英手鋤姦

柝大聲風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蠍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開皇帝感然言曰予

父子相付子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徹密君相予久子嘉君伐君仍相子笙鏞斯協昌朝儒

者學聞該洽與子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言業業為子司諫正子門闈為子京兆聖子謹說賊叛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十



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子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檣杙警警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子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子二紀毛禿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母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子哲惟脩惟靖立朝識讜言論礪硠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微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子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墜馬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鎧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神智一

漢高帝紀曰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觀顏識竒故能以十數年間埽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魏志曰民有誣告特濟爲謀叛主帥者太祖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

出之 **增**魏書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篇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至凌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又曰太祖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觀者前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紀曰明帝性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覆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後魏書曰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波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東耀卿等賀明皇平奚契丹表曰陛下睿謀先定神算非常觀變于未萌取豫于無象 通鑑曰周世宗應機決策出人意表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摘伏聰察如神 名山藏曰明太祖閱兵三山平章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為變有疾風吹旗觸帝衣遂易服從間返 又曰太祖歸功諸臣徐達等奏曰臣等起賦畝從陛下每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末天錫陛下神智非臣等力也

神智二

**增**神以知來

**原**智以藏往

**增**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

窮神知化

極深研幾

**原**智周萬物

知微知彰

知人則哲

能哲而惠

聰以知遠

其智如神

懷神珠

孟準聽注曰懷神珠言聖智也

智落天地

欲宿心動

坐知千里

**增**探幽洞深

神鑿靈察

智韜

孟準聽注曰懷神珠言聖智也

英圖冠世

妙算窮神

初生即能匍匐

祖太

知未然事

祖太

誠信一

**增**易曰中孚豚魚吉說而異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左傳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蓋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又曰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蕙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

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又曰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故効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韓詩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利動而不慎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呂子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于人事乎 桓子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魏徵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陸贄奏議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在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又曰聖人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以虛懷待人人自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 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晉孝公不費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其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張方平奏略曰帝王接物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說者曰鹿得苹則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于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于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于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其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竭力以報其上者未有也 胡安國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繁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

### 誠信二

**漢書**曰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大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上為蕭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勒

**光武紀**曰帝與人語好

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管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醜無所隱諱 後漢書曰光武親征赤眉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 又曰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既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章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

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毋府元龜曰魏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不和率所領降魏帝以達為散

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領新城太守與將軍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帝出乘

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

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北魏紀曰孝文帝每自言凡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

能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弟兄 毋府元龜曰隋高祖開皇九年命晉王伐陳以高頴為元帥長史軍還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贛等前後短頴于帝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贛等前後短頴于帝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贛等前後短頴于帝帝

怒之因謂頰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又曰唐太宗自驩訛多大志隋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又曰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銳將等習射于顯德殿朝臣多諫曰引車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帝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子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唐書曰尉遲敬德仕劉武周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從太宗擊王世充于東都既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于軍中請殺之太宗曰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于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翼太宗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知略等帝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篋 通鑑曰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問佞臣爲誰對曰陛下與臣言或陽怒而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誦小數接其臣下者竊恥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帳前銀鎗衆心大服 又曰同光元年莊宗入雒宴于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馬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勁敵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思遠伏階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 後周書曰南唐遣使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要害爲子孫計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 通鑑曰宋太宗時楊業將兵伐遼諸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又曰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魏公 又曰明太祖初方谷珍遣使奉書幣

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遣之 名山藏曰太祖初為大元帥破元將兆先降其眾三萬六千人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寢戈大元帥解印斬寢三萬六千人皆安

誠信三

**增**使荀勗陪乘 命陳平護軍 賜是會從甥勸帝時王敦反王導率昆弟子弟詣臺待罪帝以導忠高帝事詳見

誠信 假安東之節 絕望南之心 賜朝服事指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跪而執

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周太祖一見深加優禮賜田宅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李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

有此賜者欲絕望 義深同體 理在坦懷 虛其心而待物 一其志以使他 元龜序 坦然不

疑 曠然獨運 虞書有臣鄰之言 周雅載疏附之義 元龜序

誠信四

**原**所助者信 易 其言可信 史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書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詩 信及豚魚 易 惇信明

義 履信居仁 漢世 日月之信 陳思 疾行不輟 呂氏 夢以許之 賈誼 信及翔泳 顏延年 非青

繩所間 隋高 度公猶鏡 隋高祖俱 推表大信 實人心服 唐文 劉侯無恙 魏府元龜曰梁劉玘為晉州

與書上黨太原之師交關境上及莊宗復收汴州祀東朝莊宗勞之曰劉侯無恙 魏府元龜曰梁劉玘為晉州

爾控吾晉陽之南鄰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榮歟旋令歸鎮正授旌節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 志

君臣一體 通鑑曰唐太宗曰聞今日見訪不其榮歟旋令歸鎮正授旌節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 志

之射獵無 四海一家 又曰太宗日別數百人教射殿庭羣臣多諫上曰王者視 解印斬寢 明太祖詳

弘量一 冊府元龜曰高明博厚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豁達帝王之所以為量也中古以還典冊斯略暨炎漢而

下肇起潛晦天資大度塵事生業倘儻無境放蕩不羈蓄非常之謀淵乎巨測奮撥亂之志慨焉興歎駕馭豪傑恢廓靈符不礙滯于居處不耽悅于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靜危懼之時故令反側子自安觀聽者効順巍

乎英樂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因念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警弗形喜愠至于屈法恕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史記曰高祖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

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

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後

漢書曰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于蕩

不治行業初爲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

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呂布破生得諶衆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于親矣豈不忠于君

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

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久留

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以白太祖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

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功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太祖知其必去重賞賜羽羽盡

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主勿追也 晉書曰晉景帝沈毅多大

略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

能安寢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冊府元龜曰晉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毅

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

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

臣故不同也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常與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桓溫密敕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

皆驚馳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驚急求下車帝舉止自若音顏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 冊府元龜曰唐太

宗自髡髻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為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又曰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滕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滕文何預于物若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朕何為乃釋之 通鑑曰唐太宗貞觀四年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又曰太宗時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于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荅曰五嶽凌霄四海巨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咸亨二年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于安干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請誅之帝謂郝處俊曰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事若虛聞之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拊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五代史曰唐莊宗初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來降帝出箭以示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加簡較太保 通鑑曰宋太祖頗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自為之不汝禁也 又曰元仁宗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名山藏曰明成祖即位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解縉等閱其于犯者悉燔之

弘量二

原闊達大節 陸績太元 恢廓大度 東觀漢記 寬大長者 史記高祖 意豁如也 漢書 開心見誠 東觀漢記 弘裕有餘 袁

松後 君人之量 魏氏春秋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左氏傳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 魏書 荆伯不從犢牛以事 趙紀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漢書文帝 張武受賂金錢賜之 史記文帝 尉佗稱帝報之以德 史記文帝 魏詔上書報以殊禮 東觀漢記



句奴背約不發兵深入文史記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風俗燒吏民謗言漢東觀焚許下人書志

反支受奏後漢書容保無疆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法江海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無為以成其大家下以成其廣為天下谿

谷又曰為天下谿兼容並包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帝王自有真漢光武詳沈毅多大略晉景帝詳深沈有度量

通鑑晉雅有局鎮性韻深沈雅有局鎮豁達類漢高通鑑唐素有大志通鑑曰宋太祖初即位母杜太

疾有天命者自為之宋太祖詳曆數自有天命元仁宗詳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王部 弘量



好學一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禮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為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 列國傳曰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真顛項學乎錄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欽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書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者乎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

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真德秀曰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  
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  
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  
幄運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  
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  
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  
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明方孝孺曰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禕曰臣聞聖  
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含古訓其奚  
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爲明爲聖背之爲昏爲狂故合宮衛室以廣聽聞鳴鞀振鐸以招諫  
諍士傳民謫以采風謠孟銘盤誓以昭炯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以諷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  
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之西端于  
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劍弓矛爲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高帝初定天下大  
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  
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  
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

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

語孝經 漢書翟醜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毅同異上親臨

浸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

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

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東觀漢記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

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

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

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霑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冊府

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

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曰後魏文帝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采其奧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

才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

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

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屬橐鞬風纒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

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

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

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于

帝王部 好學

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阪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說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遠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是煨燼之餘編簡墜岐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開元訓誠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己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書云開卷有益朕不爲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通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爲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謂講官曰進講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爲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告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

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蒙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宣講因講曾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為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元武宗時中書省刻板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論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天下此一書足矣 人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乙夜 西山 唐太宗乙夜觀書 荆州記 東辭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 虞書曰人心惟危

允執厥中 詩大雅曰 時敏 日新 書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禮園 書園 相如上林賦曰倦

穆文王於講殿 穆文王於講殿 畫八卦 惜寸陰 上伏羲 終始典學 陟降紹聞 上書經 虎觀石渠 邇英崇政 學二 訪道崆

峒 探書宛委 莊子黃帝訪道于空明 采玉水濱 刺經石壁 漢書曰魏為郡得古玉磬劉向說上宜與碑 五經以篆隸書 芸編芝檢 玉軸珠囊 銅鶴凝香 銀麟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 唐置麗正書院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 漢陸賈奏新語詳好學二 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 羣玉之峰 天祿之閣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峰上帝之圃府 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 朝乾夕惕 易 日就月將 詩 勝息勝欲 制事

淵 卷五十二 帝王部 好學

制心上出丹書詳好學二商學于甘盤訪于箕子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表章六籍

備論五經班固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籍漢書曰惟十有三祀王詣于箕子漢書曰明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儒以師禮乘輿

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儒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殿凡杖天子親自執案

詔藏孝經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炎暑忘疲風雨不易臣贊宗曰上德明年春聖學

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開日一街經筵龍圖閱書通英論詩山堂肆考曰宋仁宗語詳好學二

通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于夜分宋仁宗慶曆五年幸通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

魚腹之釜鬻帝曰老于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頃則碎治民頃則散

卷有益太宗俱詳好學二篤好文籍表章理學宋鑑曰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通鑑胡新安曰

經義善評文體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為樂及即位召邢昂孫奭等更侍講說賢問

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更侍講說賢問

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更侍講說賢問

章九流秘籍謝觀書表待詔金馬門會講白虎觀龍柳褒等侍詔金馬門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

延鴻筆之士闕詞林之館講大學衍義進通鑑綱目通鑑曰宋理宗瑞平元年詔真德秀

政事即御經筵朝退惟看文字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不為語言文字之學唐太宗語詳好學二朱熹曰太宗不為言聚書廣聞見

書鑑廢興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為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譜之曰趙匡胤私置有重車數乘世宗引入面

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識也宋太宗謂宋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成憲永無愆王昭素講乾

瑛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廢典以為鑒戒宋太宗命王昭素講易乾卦啓巖洞之僊華簡金滕之碧篆啓發篇章

卦崔頤正說禹謨又曰宋真宗命崔頤正講大禹謨啓巖洞之僊華簡金滕之碧篆啓發篇章

校理祕文西郊好學四

原博學篤志通於神明行辟雍之間禮入小學通孝經章句學於老龍吉受詩于仲翁

長大好學帝王長大勤學文論喜古學東明古學帝王好古學道東好古博聞漢耽於典

藝東垂思典藝漢服膺文藝虞預壯大好儒漢好學明經帝集垂意經學東備歷五經文帝



兼通四經東 表章六經漢 博綜六經好黃老與中 備歷諸子與 博覽羣書集 周覽古今東

考合古今桓子 博學多識列 御講堂東 幸太學漢 講論文藝漢 正坐自講東 稽合圖讖東 手不

舍書魏志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東 永夜思經傳魏志 集談士世 延儒林東 左右誦書東 求天下

遺書武 遊六藝之圃司馬 外有太史之藏內有祕書之府劉歆 能自得師經 求多聞命 高明

光大詳好學 強勉並仲舒曰強勉學問 廣廈細旃漢王吉疏曰廣廈之中無旃 三餘靡失任時策秀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問道廣成 黃帝出受學錄圖 顯現出憲章六學 漢武帝王圖籍 日陳于前漢宣

之徐兩者時之餘白虎 金華說書玉海曰漢成帝時召郎寬中張禹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光武事出 遊意經藝東漢明垂

意經藝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授經禁中漢順帝時劉焉以 鴻都待制通鑑曰漢靈帝

為都門下秋夏讀書 魏武夜讀周禮 唐太宗親注孝經 唐明皇出置集賢院 唐百官志曰明皇引諸集

深言經學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 學如鑿井冊府元龜曰唐文宗嘗覽之宵寢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

得美水則已何必傍圖寫尚書於太液亭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嘗覽之宵寢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

未然後為有得也開益智思 通鑑後唐明宗君臣事跡令工國寫於太液亭中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宣宗唐

貞觀政要于屏風每開益智思 通鑑後唐明宗君臣事跡令工國寫於太液亭中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宣宗唐

正色拱手而讀之武臣盡令讀書 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有國龜鑑 宋寶訓曰具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

圖書自娛宋真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 雙日經筵隻日講讀宋仁 禁中自有日課宋高宗詳 學勿致迂

明太祖冊好學五 嗜學無厭明仁

疏漢樊準勸興儒學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草草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

地之委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餐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

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行行共求政

帝王部 好學

好學五

好學

化詳覽羣賢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替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習設談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疎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繼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論**宋趙師民勸講箴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於皇天格天如何謹徵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初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乘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奠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增帝出其言穆穆厥誓含仁吐義式諸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於經懼先猷之寢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急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寔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餘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維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於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詰可以觀道可以持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開始元之間儒風寢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

未敢羣儒議前稱制以沒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僻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靡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旣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勤于聽覽屬南熏之屆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祚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彝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論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墮戶牖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契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高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立素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篲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于九合閭閻焉開儒門於百代旣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睇咸樂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闢收竹書于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于荆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潰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縶弓矢于靈臺執賢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

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提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靈簡於內輜軒使者采遺策于外刊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感積秘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子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蹟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塞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鑿登巨川之濫觴梁之徧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錄齊玉軌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絕雲而負蒼天杜翳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于蓬萊網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等籠網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同茲萬頃滕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躔次斯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爰彖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乎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百代而沙汰實鈎深而索隱况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詩**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黃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

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綠垂鸞駕外宮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綽開經懺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聊復  
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躔黃道六籍榮光出翠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羨孝皇前座臨北斗霄堯  
酒簾卷南熏協舜絃長樂賜來霞錦豔上林擎出露桃鮮展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遙望帝城珠樹  
裏金華涼月夜娟娟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別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  
對御筵開凝旒辟穆聞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隆恩禮茂儒臣長此奉康哉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  
惟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鷄鶩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分噦噦樞影辨瞳瞳湛露晞蘭省御雲爛桂宮蟻浮仙  
酒綠鶴翁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芬玉藻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  
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盡元閣謝凋蟲瑩德同金礦溫規借玉攻庠瞻休氣近鐘叩  
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優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深崇敢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玉海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於錄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  
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威子伯學於伊尹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于尚  
父訪洪範于箕子學毓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明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問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  
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又曰成帝爲太子時從張禹受經後張禹老病乞骸  
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帝親拜禹牀下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爲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禁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  
之後三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

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又曰初明帝為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于御及病篤帝親臨視 通鑑曰漢章帝為太子時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都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尤宜盡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諾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為侍讀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 通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燁燁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能自得師者王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 好學尊師 天遺 天受師 學于老聃 師

于風后 師事子咸 拜于牀下 號褒成君 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為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

賜安車駟馬 師事帝 孔子金友 高行為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天子執業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備弟子之儀 閣門乘肩輿宮中乘馬

謙讓一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  
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  
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  
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己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石足矣 又曰晉宣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家道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  
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帝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河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  
勤河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又帝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陰密行人  
差得無獎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  
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  
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  
屈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  
命而夙昔之志何以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  
論手詔荅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為後人所笑卿睹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  
能慎終如初則可為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  
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為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  
堂帝荅拜既出當關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  
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稱讓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  
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互朕于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  
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為賜  
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 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

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思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謙受益 神農治

天下不以智自貴 放策南巢唯有慙德 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 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 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 不聽敬止日就月將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於乎一人不盈于德 歸福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汗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

虛靜自慎率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天 辭為天子退為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

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 乃

呼私奴命駕返國 特執馮降 舊所愛故人特執馮降 不矜不伐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侯王稱孤寡不殺 侯王稱孤寡 朕之不敏不能遠

德 賢良詔 抑過稱虛譽 漢明帝永平六年詔曰自今若有過稱虛 自稱德薄 帝自稱名 履眾美而不

焚九尾狐 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帝自稱名 履眾美而不

足懷聖明而不專 奇木對 恭敬一

恭敬一

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堙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慎所未見疎懼所未

聞刺于盤孟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

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

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躡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痲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



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警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度天刑日入而潔奉柔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而自朝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少居外之時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情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情慢

### 恭敬二

**增**意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漢徐幹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違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仁焉真德秀曰文王之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辟熒易之風設于內也斯其所以爲純一不已歟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慎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唐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觀覽名曰敬天圖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為本

恭敬三

原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 畏天愛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見五耦而式過十室而下 天子適諸侯必謁其祖廟 聖敬日躋 上帝是祗 敬勝

怠者吉 太公 敬者萬世 慎戒必恭恭則壽 敬以先時 執競 欽崇天道

書 肅雍永享 漢書倪寬語謂既敬且 夙夜敬止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欽崇天道

威儀一

增漢書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唐鑑曰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藹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

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閑語矣令狐

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露衣也

威儀二

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正位凝命 臨朝淵嘿尊嚴若

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 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姿 舉止端詳

帝文 增顯顯印印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 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 雍容垂拱 皇

度 聖容 華林園集詩曰儀 行不變玉 劉公天人 雍容垂拱 聖主頌 皇

有風采 帝 行不變玉 賦 劉公天人 冠帶史卒威嚴甚厲衆人竊言劉公天人也 雅

寬惠一

增荀子曰凡節奏欲陵也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又曰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冊府元龜曰  
車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舍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寒纘靡極其聰  
明天覆地容用不于廣大然後一告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斷弛者得盡其能悼直者咸竭其慮勲舊  
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註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為盛矣

寬惠二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  
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  
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耶帝乃赦之 又曰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為秋請文帝  
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  
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為郎中辟大  
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國書臣不自量  
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及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  
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鄰房生梁郁攬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  
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乃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  
蘭臺內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雖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  
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  
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文闢之  
事謂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魏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于食中  
得蟲並笑而怒之 又曰孝莊時溫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

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爲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迎蕭后于京師初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鞠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真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關不乘馬管崇嗣爲王都虔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真卿彈之帝曰朕兒每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乃自晚諭之狀還真卿 代宗大曆八年渤海質子盜脩袞龍擒之詞云墓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名山藏曰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庸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云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弊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傷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黜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怠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年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威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帝哀矜庶幾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原惠鮮

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書並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易簡之善 易 菟彼柔桑詩 寬以

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民王命于專禮周 施德惠 施惠振窮淮南 恢弘博

施 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莊 四海渥澤伯 德澤洋

溢東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八紘劉公 垂溫文選補謂碑曰君垂冬 惠浸萌

生 曲水詩 昆蛟感惠張協 去繁蠲詩 豐施頌延年曲水 飛仁風以樹惠曹植 播醇澤

以釀味受命述 御衆寬簡唐高 錄功棄過唐太 細故可略明成祖 寬惠二

納諫一

書盾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 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豈猶之

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為川者浚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督獻

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諛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替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或我老

開盤 卷五十二 帝王部 納諫

老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 陸贄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怒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詔立司過之士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拂已哉乃至求謫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于不測之禍致身不利耳顧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謹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

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臣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衷衷倂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迺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修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爲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子逢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啓乃心沃朕心 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

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

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劍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備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 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斷車鞅光武怒及潁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間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原**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邊鎮建業以顧榮為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為誡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

諫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中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上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

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則非宜昔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

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

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辨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羣下未敢對歎欵動神機縱天辨飾詞以折其

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眾庶何階仰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神形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



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冊府元龜曰明皇東巡宋璟為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  
雖為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  
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祭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  
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  
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謫

納諫三

**原懸賞** 省刑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諫議于市朝聞  
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諫我今孰責寡人乎 齊王同轡 虛受 能改易曰君  
政驕神多過郡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夫曰昔晏子一日三諫我今孰責寡人乎 齊王同轡 虛受 能改易曰君  
受人 論語曰能 開子 虛已 禮曰心或開 下車 止輦 史記趙肅侯下車謝諫 拜昌言 容直辭  
無從乎改之為貴 書馬拜昌言 漢 求諸道 稽于眾 書曰稽于眾舍己從人 立諫鼓 建善旌 非用一言 泣思  
成帝贊容受直辭 漢 三責 晏子曰治天下者非用一 堯設諱謗之木 舜懸招諫之鼓 詢茲黃駘 詢于芻蕘 振鐸 設  
尊 禹曰敢寡人以事者振鐸 晉書曰設歌尊于道尊蓋上施白歌 轉圜 荇檻 人君聽言如轉圜 下  
引据 斷鞅 帝曰侍中碎我衣矣 州下 漢光武時郭憲事 詳納諫引其福 寤寐嘉歎 延佇告實 文選王 幸  
得善言 因思至意 山堂肆考曰樂君獵見白雁羣欲射之道有行人雁羣疑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龍諫止之  
我聞神龍可擾而馴馴然危亡有逆馴變者死人君亦有之 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 漢武帝從田千秋之  
犯吾麟神關失朕宜慮危亡哉因思馴變者死人君亦有之 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 漢武帝從田千秋之  
言 召還元齡 悔責彥博 通鑑曰多元齡以微過諫歸林遠良言于太宗曰屬贊聖功晉死沈策選賢立政  
孫遊說耶彥博曰臣言豈私曲耶此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然然而罷明日曰朕實卿于腹心而為孝  
之 悔 比諸弦韋 列為屏幃 通鑑唐太宗賜手詔褒美魏徵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置之几案 蕭鈞真諫議

李絳真忠臣 通鑑唐高祖時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絳大夫蕭鈞切上作色曰御言太過絳曰臣曰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開盤 頁白 卷五十二 帝王部 納諫

納諫四

**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 **原** 從諫則聖 從諫弗弗 俱尚 從諫若流 荀悅 聞諫若甘味 唐于云聖

甘味愚者聞 聽規自防 詩 好謀能聽 漢書 訪問善人 左 以虛受人 易 子違汝弼 書 飢渴直言

**堯有衢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詔 詳希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繫子注云鐸金鈴木舌也

言者以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又云鐘金聲也以合於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又云憂者悲聲磬聲消燥

振鐸也 寡人以道者擊鼓 又云鼓以動物 令趣銷印 漢張 指廊生之說納子房之策 班超王 急壞複道 漢叔

故動合于動物 覆觴不飲 晉元帝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曰別而聽之則

二納諫 粘之屋辟 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此多上書言 魏徵斌媚 通鑑唐太宗曰魏徵每諫我不從表與之言

聖 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復契事 霽威 通鑑曰魏徵每犯顏苦諫或有時 辭色愈

舜之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失次何也徵曰諫者拂 念關龍逢之死 通鑑唐太宗謂侍

溫通鑑唐太宗問魏徵曰君臣書我與我之更覺失次何也徵曰諫者拂 念關龍逢之死 通鑑唐太宗謂侍

諫而死朕每痛之賜帝賜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常為 實此三鑑 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

朕思場帝之亡朕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實此三鑑 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

今魏徵歿朕亡一鑑矣 焚香盥手讀諫疏 通鑑唐宣宗樂開規諫得大 冀聞讜論 金世宗謂宰相曰朕

**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好直則德廣好諛則過增 並明成 **原** 賞諫梅福請賞 漢梅福上書諫成

有上書諫可采取者秋升斗之祿賜以東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 魏公勸諫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

懷開吐忠言嘉謨日開于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 魏公勸諫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

乘危俛俛雖賜天佐也不于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 魏公勸諫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

**賞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增** 賜綵 通鑑唐太宗發卒脩洛陽宮以備述幸因給事 賜黃金殿馬 通鑑唐太宗時

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之此導之使言也 賜黃金殿馬 通鑑唐太宗時

斤賜黃金十 賜金紫 通鑑宋太宗脩正殿額統綵繪謝必為右正言因對 賜金織幣帛 通鑑元英宗元

結綵樓于宮中設宴參謀中書有事張養浩進諫帝 **原** 拒諫及雷 隨會諫晉靈公公復諫三 大臣怨

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 **原** 拒諫及雷 隨會諫晉靈公公復諫三 大臣怨

曰不使大臣怨乎 君子去 不諫則危身三諫則危身故君子去 不聽則逃 禮曰為人臣之三 諫者有

刑莫赦 誦言如醉 言則若醉言不好也 禮許逃亡 如或患難區 不可則止 孔子曰以道事 不可則去

禮事君道合則 諫輒招危 言以取罪 逆忠直 此頑童 忠讜杜口諫辭絕路 不從逆耳之言 以

致噬臍之患 忠諫者謂之諱詢 深計者謂之妖言 違宮之奇之言度不臘矣 拒伍子胥之諫吳為沼

乎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冶之諫而國亡 洩冶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增** 剖

心者經制賢 無府元龜曰闕龍盡諫禁禁 焚皇圖 以為妖言焚皇圖而能能達 殺此田舍翁 通鑑唐太宗嘗罷朝始曰會須殺此田

積忤生憎 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 防口 逆耳 輕已 賣直 通鑑贊曰唐德

己美公輔 立仗馬 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為相欲殺人主視聽謂諫 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 詔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諱詢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諱謗妖言之罪是

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為

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

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又詔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

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

子之關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者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

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

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肇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

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

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

開蓋頌白 卷五十二 帝王部 納諫

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熾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虛文尚悉乃心毋悻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

**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久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性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賦**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為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衮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繁擊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既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虞趙趙以特立直言寒寒而必聞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隳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閭閻之闕諤諤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闈而九重猶遠獻工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茲鼙鼓殷爾雷聲作援枹雖假下臣之手聞鼙續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于作礪將思

度于如金 柳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謫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旌陳而一人有慶旌旣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旒之翩翩奚貴于旒之子子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暗分瑞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通旣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巖然而孤標獨立迥爾而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旌旌旌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代異舞于于七旬絲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臣之蹇蹇 楊迺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旣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教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初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違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珥珮以銜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爲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蘊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宮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

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

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披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萬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

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

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元辨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國語曰衛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飮歌命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鈺山天寒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 大風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巡狩至于盛唐望札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樞陽而出作盛唐樞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唐太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卷 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 唐紀曰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魏徵賦西漢 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 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棠棣鴛原之句 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帝賦詩以餞 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卷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 德宗作君臣論賜杜希全 玉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真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爲九十卷內四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 實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宮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羣書爲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 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 真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又作寬財論 仁宗出敬器陳于通英殿諭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敬器論 慶曆四年御選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

進資治通鑑既為之名又為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損齋記聖政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為主 孝宗著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廉恤刑二詔及中庸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闋江樓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 嘗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教曰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為國重臣特示觀之作喜雪歌其教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眾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為此操子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媿詩以賜戶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丹書

翠琰 黃帝作丹書其詞曰歲勝急者吉急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宋晏殊序東封聖製頌曰龍鸞麗藻封物于寶文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秋風

黃帝作秋風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神人暢

黃帝作神人暢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孝慈錄

黃帝作孝慈錄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襄陵操

黃帝作襄陵操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轅子歌

黃帝作轅子歌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魯詠

黃帝作魯詠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堯戒

黃帝作堯戒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武造

黃帝作武造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八伯咸進

黃帝作八伯咸進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始作八卦

黃帝作始作八卦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三傑並

黃帝作三傑並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手揮

黃帝作手揮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嶽嶽作繪影施于翠琰

龍山 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 宋紀祥符三年于茅 風起雲飛 金填石刻 漢高祖大 五 今樂錄長二寸腹如飛雁手中俯仰無聲 帝作觀龍歌 武銘刀 徐雲期 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濟刻石書 詩 尹錡 珪請刻于石而煥以金從之 禹記 峻樓 武銘刀 徐雲期 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濟刻石書 劍 皆銘焉 紫庭黃竹 朱雁白麟 紀元符元年祠五時 魏白麟作白麟歌 太始三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縷

梯表相囊 晏殊謝觀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瑤觀先聖 首倡柏梁 持示韋綬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

曰日月星辰和四時安可不示韋綬即遺使馳往 給筆屬和 題笏以賜唐正元四年宴百官于麟德殿

黃帝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遺使馳往 筆中攬筆 雪裏揮毫 賈餗曰貞觀十九年御步筆而行帝攬筆于筆中為

和唐文宗題詩于太子笏以賜 問釣魚人 餞秉釣者 宋正元為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創金鈎深時時品

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為長樂 餞秉釣者 宋正元為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創金鈎深時時品

年崔鉉由左僕射為淮南節度帝發太液亭臨釣詩曰七唐秉釣調四序好儒術大中之九 三侯作歌 萬歲為樂

史記云高祖過沛有三侯之章素隱云侯謂詞詩侯其詩而是也沛歌曰萬歲為樂豈云多 賦綜歷代詩

拾遺記曰漢昭帝穿林池引太液之水種植芙蓉香徹數十里乃作歌曰萬歲為樂豈云多 賦綜歷代詩

括累朝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 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一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傲五箴 閒喜一軸 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一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一軸 行宮題辭 磨崖勒碑 唐紀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磨崖勒石御製御書

使賜御詩一軸 行宮題辭 磨崖勒碑 唐紀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磨崖勒石御製御書

牡丹千葉 槐柏連理 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于葉牡丹詩又曰祥符六年 賜四歲正字

命百官餞送 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僖伯僖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 桂宮蘭殿頌美鶴鶴

金鏡珠囊詩成花萼 西雍梁伊見飛鳴行控在原之趣急難有清木希作項曰我所息宴桂宮蘭殿九月辛

夢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 勸學製文 原道著辨 宋真宗作 孝宗作

品以上金鏡珠囊上賦詩八韻 勸學製文 原道著辨 宋真宗作 孝宗作

御製四 思親操 古逸詩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詩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 藻思粹發 仁宗御製序曰藻

元慶雲 唐紀曰天寶十載朝元廟有 珍重老臣 宋史曰天禧元年上曰善乃和以賜之有珍重老臣之語

卿等同醉 宋紀曰祥符三年此嘉瑞思與卿等十二月朔出御製雪詩屬和 賦詩寵行 宋紀曰祥符三年

合周官 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于周官之重典 一朝正韻 明而為一字萃于邊考音定于二母合 程文狀

元明紀曰宣宗每試進士親自撰 箴名敬 一物世宗歲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

御製五



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糾緜緜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

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

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黃竹歌曰我徂黃竹字員閭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侯百辟冢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又荅西王母白雲謠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女比及

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為戚

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增繳將安可施 漢武蒲梢天

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飛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黃鵠歌曰黃鵠飛

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踏金為衣兮菊為裳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

宮百雉餘連覺遙接漢飛閣迴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

披鳳篆章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歌案觀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瑠弓寫明月駿馬疑

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于茲乃忘倦 元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

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憚且

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祇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宅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

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之地猶

鄭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

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產之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舜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

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展旒挺此靈質責其皇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綺桑麻小駐芳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

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為

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熏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元猿嘯白

日丹鳳巢柯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嗟峨樹隙觀天碧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仁宗早朝詩

帝王部 御製

卷五十二

帝王部 御製

曰澹月低鵝鵲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霽名香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涼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動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  
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  
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袞裳滿天商吹送新涼農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遙聞禾黍香

**賦**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迴構危檐間出暑結冬臺寒濃夏室望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擎日柱引桂而  
圓虛芬舒蓮而倒實霞觀近兮紅逼煙樓遙兮翠密念作者兮爲勞媿居之而有逸

**箴**蘇夔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堦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  
無日矣

**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 周武  
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旣將然毋曰  
胡害其旣將大毋曰胡傷其旣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忿寬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  
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增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  
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  
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觀何必山陵之間 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泊然凝神不見  
所好惟躬閱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閑宴息之餘  
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增**詔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曩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略已滅延陀雖則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轡纒  
掩塞垣契苾等委身內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肆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耀武靈朝上變星昂歸于東

井之躡下掩躡林驅入南山之圃

御筆一

**增**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揚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 法書要錄梁武帝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 唐紀帝問柳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 玉海宋太宗曰學書者當澄神靜慮具在筆端方臻其妙

御筆二

**增**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鐘鼎書注曰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草章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喜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為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睿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緝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篆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嘆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錄曰梁之武元帝隋唐之文帝金題玉躡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法書要錄曰唐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

曰荅之曰今聞謙言虛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巖字牖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圜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示圜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圜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者鸞迴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譜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略氣氲盤礴發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宋武帝文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元宗皆以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玉海曰宋雍熙二年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前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臣 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爲兵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祕書監三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 宋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玉海曰淳化五年上選郭玘等四人爲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齋于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入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實錄曰淳化五年賜參政寇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皆已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呂蒙正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紋扇作古詩賜諸將王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一面付手札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真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

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清樓命內  
臣啓局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翰臣  
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閒喜宴于瓊林苑中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  
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榜曰紫微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上于邇英閣  
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曆中仁宗以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  
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  
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邁逸筆勢有法飛白書  
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為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  
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秘書省上親出建隆真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  
真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  
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楔帖則測之  
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  
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  
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獎每在敵功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  
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為娛 又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  
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綠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  
筆親書世傳為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雲篆** 孝經按神契曰奎主文章宋均註曰奎星屈曲相鉤 綠字 紫泥 晉志禹受綠字 李堯

**文** 禹碑 書斷曰堯舜之世 虞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尚 始演八穗 不忘四民 真語曰三皇之世演

考曰宋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刻曰化成殿辭書師雍釋 先賜一幅 細書十行 玉海曰宋太宗書  
之曰帝雖在酒所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繼之也

帝王部 御筆

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  
呂端十行詳上二  
氣細編蒸為雲漢  
光所麗自成文章  
實由天縱 自成文章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出太宗御書法帖輔臣曰太宗嘗學寶

親灑仙毫 手書寶劍  
山堂肆考云唐憲宗親灑仙毫覺鳳翔煙雲舒  
玉海曰漢章帝賜韓枝寶劍自手書其名  
筆墨雄贍 氣相奇古  
法書要錄云梁東

迴拔神鋒 胡宿代中書密院  
謝字表云墨雲相輝  
神鋒迴拔  
筆墨雄贍 氣相奇古  
法書要錄云梁東

帝筆墨雄贍 米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墨色如漆  
騎馬都尉李公昭第有策編氣相奇古墨色如漆  
六手答常侍劉洎之語也蟬翼鴻書 龍畫螺書  
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

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趣  
會要五月五日唐太宗飛白書作鸞鳳龍等字筆勢驚絕  
石

湖賜范 玉堂付蘇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索一大硯 書三

體詩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索一大硯 書三

多日賦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頭墨本賜諸路州學  
忠勤見表

乞賜新額 報以手書  
山堂肆考曰太宗嘗親書額賜諸路州學  
忠勤見表

廉節是屬 唐崔知悌傳曰知悌與戴至德朝處從李敬元等高宗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元以忠勤見表  
蒙正不及 常侍先登  
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一幅草書尤絕妙難易簡領首告上乞之呂蒙正亦欲

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使伎齎筆今見常侍登林引 擺脫舊學 追配昔人  
宣和書譜曰太宗嘗親書

庶臻治道 以增美德  
玉海曰宋建隆三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謫言庶

春林秋漢 雲點露芒  
玉戈牙攢倚鸞鏡狀云書起平

不減子敬 得受史陵  
不及欣 唐李嗣真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悅射遠良者云天天然勝羊欣功夫

製龍池曲 賜上尊酒  
明皇轉錄曰拾遺蔡孚進龍池篇上為八分書賜

首出孤鶩 回翔顧盼  
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爻而首出卷八體而孤鶩

能聘逸氣 無有棄日  
法書要錄曰齊世祖書起筆力而有騰龍騁造

士稱三絕 人賜一雙  
玉海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真定玉趙普碑

有又讀書染翰無有棄日  
氣玉海曰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真定玉趙普碑

御書各一軸次日歸入新上曰太宗下詔 梁武評書 太宗實錄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跡

手追心慕 神動天隨 玉海曰宋高宗雲章李書昭回于天爰自龍飛之初頗喜黃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

成大跋御筆云跳龍取虎之勢崩崖 親識其末 繼書其後 家傳續壽臨并三朝御書以進皆親識其末而

還之 玉海曰乾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 規模大令 吐納僧虔

法書要錄曰齊高帝墨翰吐納僧虔皮襍掛子敬 自書孝經 徧賜文賦 上草書千字文粉石上曰此無

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湖于下 不廢模倣 為時矜式 宜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八分章

草書為 甘露慶雲 蒼龍白鳳 書翰詩曰白鳳隨毫舉若飛動 山堂肆考 鵝搏鶴唳 龍性牛刀 法書要錄

明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鶴飛白神翰雖律若飛動 山堂肆考 鵝搏鶴唳 龍性牛刀 法書要錄

書如瞻擊水之鵬搏且並開天之鶴唳 草書藏秘閣 石本諸名山 多跡駁上觀草書一本誠秘閣 宋太

又曰齊高帝書猶力楷牛刀木印龍性 臣僚無由觀 卿等未嘗見 太宗實錄曰雍州二年書夜召心書學第

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諸名 臣僚無由觀 卿等未嘗見 太宗實錄曰雍州二年書夜召心書學第

不聞草聖上曰鈔嘗見朕書否端曰臣僚非認賜強由得觀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五代以來筆札無體錄

王之法衆絕太宗留意翰墨聯行片簡傳之于外則爭求之自是學者書體丕變聖教之至也

上曰太宗所用筆亦與人間不同願向敏中丁謂曰卿等未嘗見咸再拜陳乞異日命賜之

御筆四

增 措芻以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曰仁宗于天章閣 二臣姓名 山堂肆考曰祥符中上飛白書向敏中張欽

鶴頭偃波 墨數日鶴頭偃波書也 鳳尾諾書 書苑曰齊高帝 天毫發彩 玉海張說謝示金宇 儒行中

庸 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常 錙銖萬代 會要云劉洎上太宗書曰鈔寶思于天文則長河難曉 親書芻端

傳曰元宗以謹 密字親書芻端 家藏詔書 藏高祖太宗詔書 赤光上燭 玉海曰祥符五年九月國子監請建閣藏

驪珠 蘇東坡集謝賜御書紫綸花詩四句 兼絕二王 詳 俞煥為美 子敬風骨俞煥為美 帝中第一 棟

購募備盡 虞世南書旨述曰太宗鏡志別者 兼賜大小字 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大書以賜小字

御筆五

開盤頂白 卷五十二 帝王部 御筆

**詩**唐韓愈詩云岵嶺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儼葉披鸞鳳泊擊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  
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疏別有臨池草思露垂露餘 宋夏竦紫  
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楹建西清寶字宣神明連藻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祭雲漢義畫  
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溫 明宣宗草書歌曰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爲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  
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電掣浮雲飛  
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真亦絕奇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頓挫出腕力  
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說何況隸草說愈多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默識

**賦**唐竇泉述書賦曰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豪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視如發矧  
刃虎駭鸚貽惴夫喪精劍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穎悟通諸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動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  
開而乍靚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閒慢迥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  
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與法令古初見峇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  
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鑲璞包露貴賤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達于縱橫攀王媪于  
緊細向精專而習執幾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鷗搏且聞天上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  
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檮排子敬昂藏卷拔勝草負正猶力稽牛刀水展龍性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  
泯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陳睿謀自我雄其貌神邁興代之徽猷太宗則備集王  
書聖鑒劬啓質詎勝文貌能全體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蓮三光而窺戶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  
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風筆爲海而吞鯨 蔡邕筆賦曰書乾坤之陰陽贊感星之洪敷盡五帝之休  
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伯之望觀傳六經而綴百以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彤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星垂掣控安素續紛絡繹華藻爛網縵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說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

**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觀心文明



藻思滂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左右縱觀驚鸞鳳與夫煙雲布漢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闕也 法書譜系序曰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刺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邇英聖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增**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黃軒鳥迹之巧殫紫府結空之勢偃波垂露會寶穗而成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 宋王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鶴之紋宸翰三行雲繞迴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

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譬長劍之倚天壯觀類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架睿筆鸞迴文皇鳳字近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慙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增**記宋歐陽脩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增**碑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劬分螺書編刻

**增**銘宋孫覲爲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鮮月煌煌光燭蔀屋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增**跋宋范成大賜御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增**頌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帝王部十四

帝治

制作

實錄

實訓

帝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

伏義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

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

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開居大庭之

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 齊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

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

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

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皋繇伯益

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

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

堯曰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

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箕箒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間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過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嬖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唐書曰太宗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効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又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增戶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實租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戶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仁宗時遠彝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臣等手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宿齋宮論寬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議治附

原人皇虛無給六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為莊 儼然元默淮南 允恭元默東 至治洞和陳思 天為公

無為而天下化莊 垂拱天下治淮南 不為刑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子列 不為而善韓康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 不罷而治莊 不設法度淮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 不知喜怒六 其輪而

不偽 不勞而成並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無所用之莊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汗樽杯飲

黃桴土鼓莊 不識不知詩 鶉居穀飲莊 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 天下和平考 天下

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 天下殷富社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 四

海為家史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詩 海內乂安詩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詩 皇化四遠詩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書 光被六幽

上暢九垓相馬 洋溢八區揚 密靜天下東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 鎮撫方外淮南 協和萬

帝治

邦書 洽和萬國略 萬方底定禮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書 九州影從何 九有有截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 六合殷昌張 員首順風詩 迴首面內封 前番禹後椒塗揚 左湯谷

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宿禮 經靜兆民詩 靜濟天民詩 宜民宜人詩

民宜其壽新書 係樂洽壽觀 國靜民康禮 充實殷富子 克內外無患詩 民用和睦經 人樂其性詩

子文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觀 黎民樂業續漢 吏無百里之徭民無出門之役東 耕者讓畔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 家給人足禮 道不拾遺淮南 單車露宿東 外門不閉史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困圉空虛淮南 贖者墨者官者履菲前漢 刑志曰墨黜

純鈔古曰 善為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 寢天下兵禮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

革不累子 銷兵刃記 兵無血刃漢 焚甲兵淮南 收兵為鐘史 鑄戈為耒禮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禮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東 虎賁脫劔禮 去劔搢笏 偃伯靈

臺司馬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微釋駕張 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論 甘雨以時淮南 旬而一雨論 有滄淒淒風興雨祁

祁詩 聖人在上無電春秋 庶草蕃庶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究 梧桐生

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詩 太倉

之粟露積於外史 麀鹿濯濯白鳥鶩鶩 魚麗于罟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詩 昆蟲闐澤

司馬 無墮穀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禮 行同倫禮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詩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 農夫

詠於田禮 頌聲作於下禮 元鬢巷歌黃髮擊壤張景 老人擊壤逸士 小兒撫塵禮 黃金與土同

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

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 華夏富庶旅不

當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

當糧時稱治平元太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

當糧時稱治平元太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宋太宗論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明文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明祖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文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宗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明

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仁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咸寧趙普

以天下

之樂為樂

樂在時平民安宋太宗

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

與世休息迄於不平宋太宗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元繼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 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

有貞觀永徽之風唐

言政治者稱元嘉焉宋文

真宗之世號為盛治 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

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元世

時稱小元祐宋理

時號小堯舜金世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關之患通鑑胡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

思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知白

所宜端拱穆清蓄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趙普上

思治愛天下之不治列

在心天下元

憂勞百姓淮南

殫心萬幾晉 削心約志魏六

心愁憂苦帝王

念茲在茲書

夙夜基命詩

昧旦丕顯春秋

雞鳴而起子孟 夙寤晨興漢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書

日晏坐朝後

晝不暇食夜不暇寢賈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

高

居遠望深視審聽魏六

不能得治本唐文宗

致太平之難又問鄭

責治太早李

高

求治太急蘇軾對

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

治常清靜風俗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高

愛民莊

畏天而愛人戴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春秋

以樂樂民公

守在於約孫卿 富其民文 綜

核名實漢

循名責實析

總攝紀綱桓

專正人道白虎

總覽威柄華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 勤

恤務本

郵民務本書

事天任人尸子

損上益下易

內無疵政漢 朝無疵政晉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

假目以覽抱朴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蓋

不甚難魏徵對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上

平亂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

宗

不

帝王部

帝治

制作

宗

不

帝王部

帝治

制作

宗

不

帝王部

帝治

制作

宗

不

帝王部

帝治

制作

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易食魏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 用

德則逸 用法則勞明桂彥良 善政在於養民 養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 簡而有節

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

帝治三

神教聖人以神道設 神化神而化之 既治董仲舒曰以食銀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

斧斤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者

治身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 熙庶績免黽百工 張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宣帝詔令 遺九年食平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四年之食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蕭曹以寬厚清 必世後仁如有王者必 所至咸服三代至盛際天接地 無宿憂天下無宿

無兵事賈誼 不拘禁忌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 不知所之子 百姓休和百姓休和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百姓 制理於未亂美利 治定功成宋太

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 寬恤明宣宗春和 昇平唐李石謂文宗曰誠恐備將來之 治定功成宋太

乾轉坤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 恭勤所致宋李昉

四海清晏民物阜 坐隆大業宋趙普謂太宗登 務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 勵精政治宋孝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 今日承平

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 慶曆聖德頌宋石 太平聖德詩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

制作一

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

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

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呂氏春秋曰帝顓頊命龍能作樂故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成器作為樂九招

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故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又曰舜作大韶之樂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教之於患害

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漢書

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篪瑟自此

起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

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

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

慶善樂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

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宋史曰宋初竇儼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又曰始太祖以

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

至崇寧凡六改作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肆於太常三年禮

官上大樂名曰太安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

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

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元史曰世祖名樂曰

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緩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

帝王部制作

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

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

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

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 史論曰前代造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

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

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

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

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

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曆 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

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

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

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

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

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遑巡未遑

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樂 制度數議德行 易 象天地以立制 傳元 變天下之

法禮合 改正朔易服色 禮 制禮作樂 史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禮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作易幽贊神明 易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 古史 伏羲

作易綿絡天地唯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聖人作歷黃帝造曆續漢書立四時之制子著九六之文帝王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合五緯春秋正六宗拾遺記吹律定姓紀鐘甄帝王省

風作樂春秋作樂崇德易作樂防滿禮黃帝作樂曰咸池韓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禹作夏帝王武王

作武注禮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命伊尹歌晨露詩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神農作

琴帝王朱襄作琴呂氏春秋黃帝庖犧作瑟世作簫以象鳳通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皋陶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命咎陶作刑年黃帝作禮冕世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櫟以避羣害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結繩為罟以佃以漁作網罟用禽鳥易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子烹穀為粥燔肉為炙取犧牲以充庖厨帝王作金甌成火食之道古史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禮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神農作耒耜古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杙

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易以

新書石從事書以典論刻石志黃帝作弩古以銅為兵越黃帝蹴鞠向武王作嬰世使馬鈞作

司南車經採銅鑄鼎史鑄鼎象物春秋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唐考制度脩

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宗周世左圓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鸚鵡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

來唐太宗七德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更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補元虞世南李作上元舞唐高

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化育治庇執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帝常立以視樂闕乃坐

者化育治庇執非厥功不追王業勤勞若此高宗觀樂六變以象功業宋淳化中和樂言二舞有六

總歌舞別申嚴奏委可推讓上親製樂大清昭應宮及景靈宮御製樂章真宗又御製樂章作樂

推讓宜先文舞受禪宜先奏文舞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

崇德天人之極致唐元德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

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禮部寬樂法曲參亂雅音其樂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太宗增十部樂燕樂仍其制

高昌增十部作九絃琴作五絃阮宋五儀志歸於金中典更謀制表正功謙謙儀高

火金水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宮中製渾天儀宗先自為一儀冥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郭郭所鑄蓋

祖是 **禁中作觀星臺**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 **欽定曆註**明曆式有二曰

武二十九年 **改銅魚符**唐高祖罷隋符使符鑄 **拒黍之制或差毫釐** **鍾鈎為姦害及黎庶**三年詔曰國

欽定曆註 家萬邦咸又九賦是均額出納於有司繁權衡之定式如開拒 **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傳 **制作可施於後世**

泰之制或差毫釐鍾鈎為姦害及黎庶庶令詳定著為通規 **實錄一**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 作皆可施於後世 **銑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

**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誤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撰於石以彰直筆有譜其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

所撰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專出已私 又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詘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與焚燬皆盡請下御史叟史館所由

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

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皆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

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子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

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適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

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對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

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朝鮮克有終 又曰武

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

隱帝詔賈緯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閣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既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

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 具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

服疎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

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

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

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

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

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

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

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他日上諭 勾請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

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鷲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  
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  
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  
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弁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用禮  
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為總裁官而禮部尚  
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為纂脩官 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恒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  
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 實錄二

**唐曆**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然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實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諸本末

唐年補

**錄**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於武宗時開元法為唐曆四十萬頃有異聞然不立案既義例

紀年錄

**實錄**

未脩何璣等上言張昭有史料者到撰詞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載昭宗朝賜武王制詔

紀年錄

**錄**

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堯集陳垣嘗著尊堯集謂魏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後

紀年錄

**錄**

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陳垣嘗著尊堯集謂魏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後

紀年錄

**錄**

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棟知台州就魏家駒取尊堯集權受 朱墨史 范冲重脩神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

紀年錄

**錄**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六世實錄 宋徽宗補唐武宗以下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錄

紀年錄

**錄**

宗憲宗實錄 又撰文宗實錄 陳壽之流 太宗實錄 二十三年房元齡嘗稱補陳壽之流

紀年錄

**錄**

韓愈為順宗實錄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指臣曰翰林集賢館臣取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辭史

紀年錄

**錄**

然不息卒實文無完篇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指臣曰翰林集賢館臣取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辭史

紀年錄

**錄**

安石為之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指臣曰翰林集賢館臣取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辭史

紀年錄

**錄**

安石為之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指臣曰翰林集賢館臣取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辭史

紀年錄

令與廷諍... 徵山林遺逸之士... 召脩實錄... 宗實錄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 乃詔李善長宋濂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

寶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訓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許謨定命遠猷辰告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帝範十二篇

三朝寶訓 宋仁宗時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景 傳法寶錄 神宗時蔡確 祖宗家法 哲宗時

治內之法 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勤身之法 前代人君雖在宮

尚儉之法 殿前止用赤白多尚華侈本朝宮 尚禮之法 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

節費 王歲史者侍過英進講寶訓至節費慶史曰凡言節用非節 知人 又謂仁

多識典章 高宗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 仁厚發為英明 宗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備

戒子篇 宗 字民訓 宗 寬恤詔令 宗

皇圖大訓 元澤定帝時編類 昭鑒錄 明太祖訓 成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 行之大者為

記注一

唐書曰褚遂良兼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  
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  
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  
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元齡  
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  
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  
政有記自璿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朗執筆竊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  
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  
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  
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  
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  
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



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  
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  
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  
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眞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  
同脩起居注侍通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通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  
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  
相入殿故事神宗避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  
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  
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  
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  
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  
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  
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壘  
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進曰  
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  
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曆同宋濂等纂脩日曆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

記注二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 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 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 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 唐文宗嘗欲觀其日事有不當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 宋初記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 通英閣石揚休奏 召侍經筵 宋仁宗初視事退御通英閣召侍經筵而脩起居注官

講起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待從之 則立采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 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 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 操筆亦墜下 唐鄭元曰記注報筆亦 執筆螭頭下見一

唐文 老儒恬退 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選 謹厚長者 金世宗嘗願脩起居注王崇賢

欲諸臣效 解其記注 宋仁宗嘗馮京亦何罪 記注與制誥為隣 宋英宗在藩邸時聞編姓名及即位欲以

其為人也 且與脩注如何時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

居注 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峻陛下論之曰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劫虞允文允文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 通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請召歸以闕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通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延義記注後罷 通英記注 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子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曰通英 祥曦記注 乾通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據諸處聞報始如修纂則有日曆時政記亦莫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開送脩注官令講筵 聖政日曆 宋孝宗上太皇聖 壽皇日曆 光宗上壽皇

所探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政日曆於德壽宮 壽皇日曆 光宗上壽皇

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識日出之景

置築以縣 以景 八尺之象以縣正之 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

畫參日景夜考極星 揆之以日 規天矩地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 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 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 左宗右社 面朝後市 祖廟而備鄉也 王宮當中

宮度以几 堂度以筵 堂三丈 宮中度以尋 野度以步 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外 有九室 九

卿朝焉 周禮注曰宮闕城隅謂四角 環涂七軌 野涂五軌 城道如環然 謂之環

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棟之

陝陝度之 薨薨築之 登登削屨 馮馮百堵 皆興 鼙鼓弗勝 廼立臯門 臯門有伉 廼立應門 應門將將 俾立

室家 廼立冢土 疏龍首以抗殿 既新作於迎風 增露寒與儲胥 土階茅茨 唐堯以昌 始

皇與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 規構鴻侈 營繕相繼 玉華營 麟相繼

軍營馬監 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 悉皆輪奐 趨末棄本 登洛北絕岸 延眺良久 唐高宗營東都 乃

人捨耕取餽 靡木素本 以夜繼晷 夜繼晷 每增一壁 給二廂 登洛北絕岸 延眺良久 唐高宗營東都 乃

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 定作新宮 明太祖命劉基 延豆周圖 凡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 府監唐宮 複禁

宮室止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內三殿 成曰坤寧六宮 以次序列 皆朴素不為飾 陂池臺榭 皆深宮 複禁

從儉素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內三殿 成曰坤寧六宮 以次序列 皆朴素不為飾 陂池臺榭 皆深宮 複禁

仁傑曰 古天子 賦池臺榭 皆深宮 複禁 武功舊第 纓蔽風雨 唐莊世長 侍宴披香殿 謂太宗 閱實工徒 隋崔善為 嘗

善為 執板 暗唱 無一差 鑿 匠匠樓下 主者張丞相 勸藏宗息 土木嘗昔 升平樓 成 書尚書 無逸 於二

閣 宋仁宗 置通英 延義 二 閣 寫尚書 無逸 篇於屏 書大學 行義 於兩廡 明多施 翰畫 今用此 朝夕 觀覽 豈不 愈於 丹青 乎

遷都一

帝王世紀曰 帝顓頊 始都窮桑 後徙商丘 又曰 武王伐殷 以木承水 自鄴徙都鎬 史記曰 成王少周公

攝行政 管叔 蔡叔 羣弟 疑周公 與武庚 作亂 周公 奉成王 命 誅武庚 殺管叔 放蔡叔 以微子 啟 代殷 後國 於宋

周公 行政 七年 成王 長周 公 反 政 成王 北面 就羣臣之位 成王 在豐 使召公 復營 洛邑 如武王 之意 卒營 蔡居

淵蓋 頌 卷五十三 帝王部 興造 遷都

九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通鑑曰後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禁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東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為刺郡睢州為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 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為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徙曲阜 帝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 書 匪亟其欲通追來孝作

邑于豐宅是錫京 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詩 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 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迺陟南岡 迺觀于京 詩 迺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

室 太史抱法 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家 四方和會 書 四方入貢 史 民利用遷 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帝議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帝將從之何鼎言不可乃止永嘉不幸暫都江左方當蕩平

區宇旋乾舊京折晉王述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宣宗南播疆宇日履金史欲披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晉王與晉王光美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披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四月奉天謀身華蓋三殿史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

原吉奏曰官職當言路應部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治先王觀民設教易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垂世立教孔安國詩序垂裕後昆書

密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書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公羊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成天之道禮記取地之財禮記式和民則詩式化厥訓詩敝時五福書敷佑四方書天

之牖民詩因民為制周禮肇脩人紀書長育之材詩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傳著之話言左傳教之道藝禮記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天地尊化通風俗教思無窮易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教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傳風以詩書以禮教親則民不怨禮記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民則民

不偷以刑教中則民不競以誓教卸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勲制祿則民興功禮記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禮記

教民播種淮南教民耕農古史教民食穀賈誼神農作教管子燧人教漁尸子慮犧教獵尸子教民漁

田絕教民巢居類始節水火禮記化腥臊韓子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禮記教化若神淮南

化如神明七加千百姓刑于四海孝經休風偃物淳化元通王行于江漢詩聲暨海外七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詩有典有則詒厥子孫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德音孔昭視

民不怵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增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董仲舒民至愚而神元王神言吾不之疑則反

帝王部 遠都 教化 來遠

卷五十三

覆化爲忠厚上同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

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唐魏徵言 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德時 治國之

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明太祖論 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

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同上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魏徵與 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宋張綱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宗

風化必自近始同上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 人皆以教化爲餘事金章宗時 聖臣言今之弊宋

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無謂之迂濶故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明

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

敦朴素 革浮僞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昵者蒙擯於親唐太宗時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 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先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全

宗時宰 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

元世祖時 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耶縣 分教郡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 社學師儒各詔天下

延師儒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微成周大誥之製 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

散子弟 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宋文帝 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 海內之人皆爲兄弟唐太宗詔勞 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

民間風俗閒稍淳儉金世 割股割肝咸見慶賞 數世同居輒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

瑞史不絕書宋史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時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宋史

來遠

原懷遠以德尚 誣敷文德尚書 無干羽而有苗格書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息無荒四夷來王 明

王慎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書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書 蠻夷率服

書 蠻夷懷服大戴 遠夷稽顙漢 蠻夷皆服呂氏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 隣國極負歸德尚書 四

書 蠻夷懷服大戴 遠夷稽顙漢 蠻夷皆服呂氏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 隣國極負歸德尚書 四

方權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七命 諸侯同日貢者五百國帝世紀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

來者六國尚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世紀 四方來附詩 一時歸湯湯帝世紀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齋國語武 肅清萬里晉陽秋高祖伐公孫 庶邦丕享書 不遐有佐詩 近者悅遠者來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場華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喻巴蜀 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胡蝶為吳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 風

兩所至莫不從助文記五帝本紀 密須歸文王呂氏春秋 夙沙歸炎帝帝世紀 藏路貢良弓典 匈奴來朝漢書 鮮卑送壘晉書

元帝 奇肱車至括地 肅慎來貢書 倭僂貢沒羽帝世紀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 西戎獻劍列子周穆王征西

西胡獻柁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柁是百玉之精 西旅獻獒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 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

獻吉光毛裘武帝天漢三年西戎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魏志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 柁矢陳於玉階漢書

賀商填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唐魏徵言 脩政事則遠人來歸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賢言 殊方異俗相率向化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宋太宗時楊

遠人來歸宜有差異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宋太祖 督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

而挫銳宋太祖時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彝之策同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 不

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溫彥博曰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

宋神宗時令洸河諸國限二歲一進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朝貢甚眾服榮說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

游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仙晨帝所隋門帝在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聞怪伎大陳

貢太宗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 玉帛風雲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

道被服光麗應節皆供帳池酒林苑在所 葱嶺以東皆奉貢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帝

雲會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 葱嶺以東皆奉貢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帝

諸蕃畢集洛陽同 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 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稱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 不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使能絕域自新則不

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遠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開益頁白 卷五十三 帝王部 來遠





帝王部十五用賢

禮宗儒

勤勞

成權 謀猷 德行

用賢一

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 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皋繇伯益 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芄芄棫樸薪之類之毛萇注曰芄芃木盛也棫白桺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子曰桓公在瀋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漢書曰高帝云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壺陳頴庾亮等皆與焉 又曰周顛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為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

從我定天下間闕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微而已 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通宿於閣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又曰憲宗以裴垍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寶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制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即位進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寒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求賢 優賢附

**原**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此說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書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 任天下智力志 以聖賢者為牧上賢下不肖周書 貴人而賤祿禮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並左氏 任能禮 使能周禮 任才尚計吳志 知人拔善虞預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禮 任賢得人表後漢 舉不失德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陸象 唯其仁也何賤之有左氏 急賢善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論 收天下之傑管子 朝九州之俊桓譚 收禮名豪晉中興書 網羅羣彥潘岳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曹植

杖策北渡東觀 鱗集帝宇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魏志 登俊又於瓏畝王粲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張景陽 藁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劉向 河濱無洗耳之士曹植 淵藪無不收之歎傅元 高宗夢傳說

書 文王見呂尚伊中 以幣聘伊尹孟 設壇拜韓信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樂道出獄吏後漢書 拔足揮洗

揖鄒生之說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命龍王 二老歸周四奇入漢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翻抱朴子 漢用三傑漢書 魏基五雋葛洪 使四面從五聖帝黃 額頊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譽年十五而佐帝額頊子 黃

帝舉風后力牧史記 舜左禹而右臯陶禮 使少皞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越 以句龍為后土 命重氏為南正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隅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尊任伯禹尊顯之官並 處羣臣之上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已視帝王世 輔佐不阿淮南子 智竭其策漢書 勇奮其威

帝王部 用賢

成丘壽 同心同德 同德度義 得力收而為五帝先 得咎繇而為三王祖 舉后稷民

除四死 問鬻子民得四生 十夫帝翼 九才亂武 五賢與邦 二八登帝 俊民用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 寅亮天工 佐化於外 其惟吉士相我國家 既獲仁人祗承上帝 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 濟多士文王以寧 藹藹王多士 萋萋臣盡力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 子曰有疏附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 如石投水 河潤九里 冀得其澤 魚有水 鳳有翼 杞

梓皮華自楚往也 天下之士多就之 俊又在官 罔匪正人 六官之長皆民譽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鴉彼晨風鬱彼北林 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子飛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肅肅免置杯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鑿耆夫捷給之對 思絳

定制 英能承風俊又咸事 拔巖徒以為相 載釣叟而師之 鑿耆夫捷給之對 思絳

侯木訥之功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廟堂納其高謀 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審辭 舉措稟其程式 用人當用其所長 用賢轉石向 用君子則治

難進易退之人 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 抑奔競而崇恬靜幾有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殿之凡故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善過望有官於宜徵者欲除其事故盛陳所珍陳於

不至況欲 知人堯舜猶病 用賢人主之事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 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

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 一時譽望收召略盡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 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 設此待天下賢士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 此名臣也朕將用

得五 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又於科場中非敢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 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 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鍊二名 有德老儒請徵用之 元英宗時拜住言勸集賢待講學士趙居信直

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 帝喜曰卿言

通心 朕且大用 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相 布衣不次進用 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 下列真

諸要途 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祖用何惟爲 宰相豈盡由科第 周世宗言宰相者多不次進用 宰相須用讀書人 宋太祖 寓意

礪溪 宋太宗曲宴後苑釣魚人魚意屬呂端爲相也 副子前席 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遺中使致太醫視之德拜 猶

注想元老 唐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以樂度 渴想儀刑 宋神宗以安石爲狀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 猶

恨致用之晚 宋太祖於呂端驟被 致太平必斯人 王旦嘗奏事退真宗目送之 自舉無先容 唐太宗曰古

不固介紹若張行成 非由左右言 宋英宗以唐介爲御史中丞謂之曰卿 聞其疆幹召還 張詠在蜀太宗

直學士 惜閒卿於疆健時 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疆健時 受命而來喜於得賢 補亮事韓舉來喜於得

賢 方美官缺每欲用卿 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謙無及者朕爲卿恨 漢高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賢亦資

暴莽 後漢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 左禹

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 經濟 夏禹得臯陶爲三王祖 齊桓得管仲爲五霸長 帝定揭亂而房杜

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 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唐 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 兼

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 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胃 以諫諍

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唐王 汝得象殊重慎微密

章得象 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費昌 惟汝仲淹汝誠子察 范仲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 富 曰衍汝來汝予

晏殊 黃髮 子早識琦琦有奇骨 琦 惟脩惟靖立朝轍轍 歐陽脩 素相之後含忠履潔 王 裏雖小官多聞

子微 蔡襄 仁宗朝杜衍韓琦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章

大臣忠厚如王曾 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 英宗時司 水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 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文章則有王鏊丘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珊 明孝 原求

賢帝咨四岳 書 明敷仄陋 敷求哲人 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 書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 書 我

求懿德 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齊良弼 書 興能進賢 周 舉賢 禮 舉佚民 書 贊傑俊 令

聘名士禮賢者 令 舉賢良文學 漢 舉爾所知 語 枚卜功臣 韋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淵蓋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奮庸熙帝之載並書 一饋七起詳勤 一食三起帝王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漢書 仰山並

側席漢 障賢者死尸 **天下之士騷然而至**齊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說 白駒皎皎不難風塵

東帛芟芟榮高物表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書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任 東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晉書 比下詔求賢 又搜逮

所遺唐德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李 天生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 止得求名文士 難

得有道賢人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 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總庶政 因民望而並招之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選魏了翁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元阿魯渾德理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士明太祖命學士唐同等十人 手詔趣召宋孝宗即位 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

乃能致難進之賢明英宗親處 求賢三十年元世祖嘗謂朕求賢三十年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 樂於忘勢

尚有德禮 尊有術書 聖人養賢 大烹養賢易 禮下賢者史 外禮宰相書 待以殊禮東 待以

師禮樊英 待以客禮揚彪 天子交匹夫孟 周公下白屋家 五耦而式禮 三顧於廬蜀 軒轅膝

行莊文王 趨拜 上親執轡書 釋旄繫鞶帝王 拜於牀下詳帝 每為之拜志 不冠不見漢 攬履

而起那原 遂至車前書 引登御牀世 峻邀入輿晉書 為掘新井管子 為設虛坐志 子陵俱卧耳

封比干墓書 戴自臨喪帝王 **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後漢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 唯恐

禮之不重晉皇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 側席以求光武側席 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

而揖傾身禮之王景略有王佐才符聖傾 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得失書 引至卧內唐

賜坐詢事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為典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 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

內引魏微至卧 賜坐詢事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為典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 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

內引魏微至卧 賜坐詢事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為典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 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

內引魏微至卧 賜坐詢事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為典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 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

漢明帝 以輩行呼而不名 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 錫以几杖 漢包 賜延年杖 魏文徵引故漢太

於也咸 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跡年過七十行不 勅賜尚書祿 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期均 御書得賢頌 宋虞允

輸所宜優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舍勅賜尚書祿 以終其壽 御書得賢頌 文以容禮

容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 覆以襜袍 韋駿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

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聖 解衣衣之 唐德宗 覆以襜袍 韋駿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

宋以妃蜀極 庭為納陛 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鄉改旌賢 宋仁宗改王曾

袍覆而去 又曰齊高帝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勸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齊高帝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風餘俗至今為患 又曰齊高帝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履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

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

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 又曰張復穎高祖

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復穎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穎頓首謝曰陛下乃生

知臣叨天功為已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為太子時褚無量侍讀誤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

謂蓋頌名 帝王部 崇儒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實儀爲學士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敕容謝之 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 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 又曰真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諭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以胡安國尹焯爲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未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誰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 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及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親五臣論著故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褒獎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真德秀還以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史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典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嘍嘍者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嘍嘍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所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錄楊敬等皆命直弘文館

### 崇儒二

**增**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質循為世儒宗明 治天下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如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弓

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任希夷謂明程程程為百代絕學 道學非程

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 氏私言 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後世 案禁說開正學遂明於後世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 元

宗嘗曰儒者可高以能 下開濂洛道學之懿 宋仁宗因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璵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

濂洛道學之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其德秀言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 元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

之功如此者皆李孟故之學 閻戶讀論語 趙普晚年手不釋卷每歸必讀論語 初登大寶招徠者儒 劉光祖疏 篤

誦聖言 李流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 沈曰沈為宰相如論語中節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 褚亮蕭德言等泉次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與衆者上之帝 勵志講學 師懷典刑 理宗贈朱 初登大寶招徠者儒 劉光祖疏 篤

道崇儒以勵風俗 晉元帝時 崇禮儒臣講求治道 楊士奇等 宜近師儒 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

表老儒 理宗初立詔 儒林舊德 宋道師氏在經筵十餘年累請補 尊寵儒臣 曾公亮擢天章閣待

服仁宗面賜之曰朕自講 渴於相見 胡安國入對高宗曰閣卿大 從容咨訪 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

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 頻求對欲常見卿一日 儒者逢辰之幸 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御史庫書邢昂

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 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儒者逢辰之幸 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御史庫書邢昂

四方無事何以至此 儒臣入省議事 元世祖時右省議事從之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

胡瑗白衣對崇 就寢起讀終篇 孝宗時朱熹授監進封 吝時務訪治道 明太祖連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

道治 北面立而問道 周主養老於太學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駸駸之孝宗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元

宗云節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成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

俾學者有所激勵帝曰 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

武臣盡 天子禮樂之司 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擬太監無講論家議白罷之 張說聞之曰古禮樂之功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 翰林深嚴之地 宋太祖曰翰林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 范質等曰資議清介重

意 未達和帝知遂薄堅 翰林深嚴之地 厚然已自翰林選端明皇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論以朕

勤勞一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為儒學之宗師 乃薦紳之領表 周世宗留 闡揚文治 儒學嚮慕 周巖

原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師兵爲營衛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爲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動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又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鬻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勵精爲治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

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

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

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

殊不知倦也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

漏下十一刻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

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宋史曰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昃未遑御

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又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

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又曰孝宗清燕每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闕失民情利病又曰嘉定間范鍾爲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祇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水 閔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不顧 荷鍾戴笠 柳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

執春鍾 自操耒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暇拂濡不給旋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肝黝 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 昧旦丕顯後世猶

急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此豈王安寢時 勤心庶政日有

咨詢 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 憂勤於路朝之頃 切劇於廣廈之間 勤心庶政日有

記明而即行 未明而朝日昃始罷 怠荒是戒厲精是圖 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務農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 威戒農用 紀農協功

興鋤利氓 農天下之本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食為天 不耕受其饑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 告布於萬民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衆人庠乃錢鏹 歲事來辟稼穡匪懈 明時播草木 播時百穀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初開藉田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 天子親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初開藉田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 天子親

耕種 躬耕勸農 風俗 天子三推令 為大田 藉於千畝之田 為藉千畝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 躬三推令 發止千畝以帥萬國 耕於鉤盾 履文島佩明珠 神農

親耕 治帝 禹稷躬稼 耕於鉤盾 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 農桑衣食之本 當以

力田為先 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土之人養生之具不俸矣 當使之耕耘織紉

唐劉 農不勤而耕者眾 勸農耕作 郡國長吏 慮失播種 帝謂宰相曰宜固體檢

卿等其務振勸母遺地利 弭兵輕賦專意於農 敦本務農屢詔勸助 勸農桑教紡績

務本業抑游手 農月常務一切罷省 農務一切罷省 農勞之時戒飭省事 勸農桑教紡績

勸民力田 母或追擾以妨農時 母淹刑獄以妨農務 條晰勸農之績 勸農桑教紡績

績以為殿 學校農桑之績 有學校農桑之績 置勸農司 勸農桑教紡績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 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慕職州縣官為權官先以墾田 立司

農司 元世祖中統初高山澤清謂丞相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 設營田使

才為營田使諭以備禁 遣巡郡縣 明文皇詔每歲遣人巡郡縣凡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防專掌水利分途各處 遣巡郡縣 明文皇詔每歲遣人巡郡縣凡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名為勸 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視實效而巳 乃妨農何名為勸 是乃妨農何

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息 明樹藝之法者一人 置田鼓 凡遇農桑時每月晨起擊之 田家詩 後唐明宗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豐歉百姓足否對曰穀貴饑饉傷農因述蟲夷中田家詩云二 幽風圖

月賣新絲五月新穀醫得眼前瘡却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韓其詩常以自誦 幽風圖

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軒 耕夫記 明宣宗語路見耕夫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諭 農

桑輯要 元世祖德德於農桑一事 景德農田勅 宋真宗命丁謂等采詳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廣

所以勸力本也 遂謂 旬上雨雪 宋仁宗詔諸 早歲習知稼穡 宗詔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侍臣曰狀

天下農器皆勿算 旬上雨雪 宋仁宗詔諸 早歲習知稼穡 宗詔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侍臣曰狀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侍臣曰狀 觀稼於郊一歲再出 躬耕藉田以先天下 宗仁 命藏微

時耕具 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命圖所歷艱難 所歷艱難以

帝王部 務農 責躬

示于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國刻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

此者後世子孫當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刻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焉多采其說為對

歷農家洪武間國丘成帝出視太子所服因過絲衣布衣所飲菜羹不過某福飯而國家用運湖之曰汝知農

汝知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者初不知如上也中官語之乃驚拜令隨至營人賜鈔

後苑御寶岐鐵觀刈多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而歲乘先農於東郊高宗行藉田禮

虛文明太祖曰耕籍之以供粟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乘先農於東郊高宗行藉田禮

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力盡力於農故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乘先農於東郊高宗行藉田禮

以此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斥教坊雜伎出寮語馬文井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宜

聽即斥去用田家典故明憲宗初行耕籍田禮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

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至應用田家典故籍田頌本奏籍田頌文致率聽躬耕籍田記命宰臣

張士責躬

原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山崩川竭為之出次傳左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予一人並尚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湯旱而禱孫卿成王思慕蔡翦爪湯截髮曹擘傳云釋常出

卒無敗麥犯者死揮馬騰入麥中揮曰制注而捨宮寢列于云黃帝憂避正殿鍾離意別傳山崩川竭

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授劍割髮以置地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君為不舉傳左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大札令弛樂大災令弛樂大臣死令弛縣並周山崩川竭為之徹樂左大札素服大荒素服

災素服並周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降服垂纓傳云山崩川竭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旱災異責躬宋英宗治久旱責躬全章宗以久旱

上表特罪謂答曰朕德有愆上天責躬脩德又犯執法余精疏言此朕之責百姓何罪元仁宗時京師

帝自責明 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在丞相合徵等言星之異由 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並唐 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 痛自悔答宋吳希勳高宗專 上遠引咎明皇引咎 下詔罪已宋案

臨安火 草勅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 使知朕悔過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夫罪 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過前代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受閏早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中時日

災捐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中時日

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觀當制有惟德弗類 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補 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告杜純上言 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

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搗翰頌美不若頒罪

已之文石晉少帝塞河決草罪 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為信宋高宗時 戒懼一

**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

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眾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與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通鑑**曰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胡致堂謂光武此詔係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

環上言議者直以月鉅脩刑日鉅脩德或言分野之變莫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又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開 帝王部 責躬 戒懼

此所謂脩德也。困圍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宋史曰。太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謹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又曰。仁宗時。日食。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兩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兩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又曰。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元史曰。世祖至元末。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蔡邕 武王有戒慎之報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 小臣不可不慎禮記 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易 乾乾夕惕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尚書 若火燄燄 若頌深淵 若陟深山 凜乎若馭

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祇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 恪謹天命 克慎天戒並尚書 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詩 弗寧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易 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易 制治于

未亂 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書 月盈則食 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易 主不稽古 無以承天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 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 加乎民易 撫我則后 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善雖有周親弗若仁人見爾前慮爾後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注易用其道不棄其人左不親小事梁弗寶遠物弗惟逸豫惟以亂民與其

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詩咋舌血英傳記曹振覆觴不飲詳納習天意丁寧以戒宋真宗時東封張與諫曰昔周

與以為賢主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人君所畏惟天所致富窮聞而蔽曰人君所畏惟天數非關人事得失

事不可為者此必為人所欲進邪說以為上心使輔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貞觀八年魏王

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論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李處危歷氏餘百日虞世南言景公精純善誠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

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日虞世南言景公精純善誠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何得不戒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魏正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全草宗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宋真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野食多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水旱盜賊日取奏

聞且意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密禱禁庭跪立殿下

宋仁宗遇水旱必風側身脩德以應天戒非小變陛下宜則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遠也日慎

一日惟懼不終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並唐太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給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無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一

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

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王隱晉書曰武

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為戰備孫皓面縛輿觀降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

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又曰肅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

兩軍繫其四將之策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帝王部或懼謀猷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者闕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圍者準力陳其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吳儒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易 信誠好謀漢書 三聖合謀魏 詢謀僉同書 其治多撥略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東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詩 納五音之策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東觀 我取天下可不以萬全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東觀 從命者克捷違教者負敗魏書 畫堂尤像以威天下功詳武 為

鳥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漢書 以少敵眾魏書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引**為謀主唐太宗於 翊輔謀猷明楊士奇 數其遠慮宋陳康伯 時避其謀宋張方平 趙元昊請絕遼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害處但標陳

朝除則封焉唐太宗於 此則於西北兩得矣如 議者避其謀復貞觀開元之治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宋梁克家 數陳秘書多所嘉納於高祖時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宋畢士安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宋薛奎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 必有嘉

謀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為右丞相論許衡曰安童尚幼 謀謀當國之人非如昔比宋太宗與王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軍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尚

於中書以通謀議希然之選以宰相兼樞密使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尚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與參帷幄大計布衣陳遇明太祖初凡機密輒與議明太祖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元世祖時參謀帷幄剖決如流房元屏語移時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明祖於巡行

時邁詩序云時邁遐翔行穆天子傳云竟亭王秦履南徐射魚史射蛟漢雲蓋山海風車

望翠蓋漢書舊儀云戴青旌禮記云前有水則戴青旌前有塵埃則戴鳴駕蒼龍禮記云乘駕龍駕蒼龍乘未始駕有赤架龍龍登威路崔駰頌云於是乘過鳩鶴

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駕蒼龍禮記云乘駕龍駕蒼龍乘未始駕有赤架龍龍登威路崔駰頌云於是乘過鳩鶴

張捐曰此皆漢武帝定元年中所作在雲陽甘泉宮之外僕我后書云僕我后望君來漢待有功詩侯

功進律考制度乘兩儀駕五行傳云駕象車韓飾玉輅劉舞九馬山海駕八龍楚登龍舟

班固乘鳥舟穆天汎樓船漢武浮文鷁相如求仙人漢見玉女萬高因名山禮名山漢祠魏

公書問樂後史記問至朔方史歷鳴澤漢問三老東饗六軍魏道舊故史問吏民帝漢武在

靈園宴華池魏文先王卜征春王者應入士傳觀風設教張視典披圖舉功行賞史省方

觀民易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升大比陞穆天周流八丘淮南周行天下春秋巡行

邦國歡悅吏民東造於祖孔叢格於藝祖書清道案行杜清宮後往舊儀巾車飾路劉衛

官填街漢書舊儀衛官雲旗逶迤離羽蓋葳蕤沈乘龍西濟大輿服東巡靈龜負書鳳凰覆土

子並韓舳舻千里漢旌旗百里魏西登隴首漢武北出蕭關史東巡碣石漢北升孟門穆天曝

書羽陵穆天藏書策府望祀九疑史望祀蓬萊漢祠孔子宅東祭橋元墓魏武登單于臺漢

遊大樂野山海舍于珠澤東遊黃澤飲于枝詩觴于瑤池並天殺陵風雨春秋犬戎雨雪穆天

雲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答王母語穆天子傳曰天子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作秋風辭漢武帝秋

濟汾河置酒舊宅東置酒沛宮漢高新豐起舞史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載之後車從

在屬車武王行洗乘石禮周已駕僕展禮人皇駕六羽神農駕六龍秋伯萬御二龍括地穆王

帝王部 巡行

駕八駿子穆天 黃帝取紫蚪子 帝堯駕白馬鳴 神農出地輔春秋 黃帝極天衢孫綽 黃帝合鬼神帝

譽通風雨子韓 宿崑崙之阿子穆天 適昆吾之丘子穆天 觀黃帝之宮子穆天 飲丹嶺之山抱朴 升長松之墜升

鶴之血子因 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巨蒐之國取其青血以飲天子飲白

明帝御墳觀 巡北而羣鶴見書漢 居山而鳳凰集珍劉 祀四岳懷百神升春山望四野 乘玉戚

方玉車揚 執白圭獻好錦子穆天 觀舊廬祠舊宅觀河洛受圖書 乘雲閣而上下維 步雕輦以

周遊王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 千乘方轂萬騎龍翥七章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 南登熊山東至

丸山記文 風伯進埽雨師灑道子韓 雲師灑路雷公驚蹕劉 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 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子韓 至琅邪臺上鄒嶧山記文 祭於鐵山祀於郊門子穆天 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珍劉 吐風伯於

南北呵雨師於西東為度 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肆心左傳 首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黃帝以獲沒於抵宮遊海 齊景公遊海吹洛 太康吹於有洛罔逸 大禹謨罔逸于

有風而 有遊荒 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 無怠荒楚 楚王登荆臺而遊蘭臺 楚襄王遊

樂佚遊論 春原秋補足者謂之 豫注原察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 秋出補人之不足

春遊秋豫文選 云春遊以發生秋諸蟹於潛幸西京 宋太祖幸西京幸上京 金世宗幸上京宴宗

子祠唐高 河決幸白司馬坂北縣 幸孔林宗 問帝丘何謂帝丘 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過高年粟帛唐太 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 所遇免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 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瑞草然後省方 五載巡狩九

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明宣宗三年東駕巡邊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 一幸汴梁 再幸中都明太 定鼎幽

都北巡者三明成祖卜遷顯俊南邁者一明世宗漢武帝雕上祠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

歷代莫舉願為三宸祈穀唐太宗征遼處過此非征遼時乎宋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帝從其言過祠后王乃還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祭所過丘陵墳衍帝憐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王之大成也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祭所過丘陵墳衍帝憐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王大川丘陵墳衍帝憐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祭所過丘陵墳衍奏所過地志風物具宗祀汾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

騎侍衛之衆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

編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歲一巡狩一年

歲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即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

駕往幸何林甫陽謀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屢詔有事畏卿遂

停耳魏徵嘗上家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原天仗仙衛皇儀帝容從遊必蹕盤遊無度崆

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瑶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增竟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元圃之前猶駭八峻信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 巡行

帝王部 巡行

帝王部 巡行

帝王部 巡行

帝王部 巡行

